



等待一棵 無花果樹

黃遠雄詩集



黃遠雄

1950年生於哥打峇魯，現定居新山。祖籍海南文昌。1969年哥打峇魯中華獨中高中畢業。1967年開始在《學生週報》寫詩。另有筆名：左手人、圓心鴉。著有《左手人詩稿》（1980）、《致時間書》（1996）。



內頁插畫／

Giorgio Gallesio

1772年出生于意大利，為佛羅倫斯著名的植物生態畫家。

封面繪圖／設計：趙少傑 x more company





黃遠雄的詩敘事性強，我讀到的幾首，幾無例外，都有這種特色。〈風水〉一詩最初將噩運歸諸於「一棵充滿敵意的樹」，但詩中說話人顯然並不信邪，「從此，我裸衣而坐／敞開胸襟，坦蕩蕩／笑看浩劫從家門經過」。比較政治性的詩如〈等待修路隊伍〉則期待正義像「一支修路隊伍／轟然發動／龐大鎮壓的聲量」，中間敘寫的無不是政治上的種種險阻惡途。兩首有關無花果樹的詩也是以敘述詩中說話人與無花果樹的機緣為主，道盡其猶豫、徬徨與最終的歡欣。最富嘲諷意味的〈老樹〉一詩倒像是傳記詩，寫老樹如何懂得委屈自保，如何「接受獻議，深諳／諭令的禁忌／目擊每一個黯然的過渡／站着／不動／且超然物外」。這樣的詩批判性強，饒富政治寓意。簡單地說，黃遠雄最好的詩無不在敘事中透露胸中壘塊。

四十年前初讀黃遠雄的詩，那時候的黃遠雄是左手人，詩雖生澀，但才情早露，大器可期。四十年後讀到黃遠雄的近作，我看到的是位成熟的詩人。他的詩所展現的，正如他在〈真正的無花果樹〉一詩所說的，是「生命揚長，揮灑自如的壯麗」。

——李有成（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長）

“詩人寫詩就像在開拓秘密通道，讀者只要找到入口，就可以通向詩人的心靈。遠雄的詩尤其有這種感覺，無論是一棵樹或一片天空，它所賦予的象徵意義，讓人十分震撼。”

——沙河（北馬著名詩人）

黃遠雄四十年来燈下文字耿耿苦思，鏗而不捨地行吟都市叢林間，不求聞達予媒体，只求經營「意境，排列成一首首」的詩，在報紙副刊或文學小刊物尋求「巴掌大的寄棲地」，已成為以華文書寫的華裔馬來西亞詩人繼續寫下去的典範光源。

——張錦忠（臺灣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文學館 01

等待一棵無花果樹 黃遠雄

本书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2007年度新诗组优秀奖，并由该基金会资助出版。

作者 / 黃遠雄
責任編輯 / 許通元
封面設計 / 趙少傑
內頁設計 / 趙少傑
內頁插圖 / Giorgio Gallesio
發行 / 出版 / 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
PTD 64888, 15 Km,
Jalan Skudai,
P.O.Box 76,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電話: + 607 5586605
傳真: + 607 5563306
網址: <http://www.sc.edu.my>

印刷 / 漫延書房 Dream Seed Publisher
初版 / 2007年12月
售價 / RM 2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87-983-2453-19-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編目資料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黃遠雄, 1950

[Deng dai yi ke wu hua guo shu]

等待一棵無花果樹 / 黃遠雄著

ISBN 987-983-2453-19-2

1.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Malaysia.
2. Malaysian prose literature(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致金邊拉曼大學
中文系 存念

黃遠雄 敬贈
2012.9.1.

等待一棵 無花果樹

黃遠雄著

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



與_{ㄩˇ}
遠_{ㄩˇ}
雄_{ㄩˇ}
同_{ㄩˇ}
行_{ㄩˇ}
，
繼_{ㄩˇ}
續_{ㄩˇ}

這些文字都與時間無關
但它們曾經走過風景
走過時間，走過我

——黃遠雄：〈文字同行〉

談時間總已嫌太晚。

——賈克·德希達：《哲學邊緣》

而時間，時間仍一樣擺動

——李有成：〈象徵〉

今天早上帶著南方故鄉的詩人黃遠雄的詩稿到研究室來，趕在盛夏來臨之前，把斷斷續續寫了好一陣子的書序寫完。

遠雄有感懷詩題曰〈文字同行〉，一開始就以「漸行漸遠」渲染，令我無端想起李後主〈清平樂〉的「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不過，詩人想起的卻是「湮沒」與「荒涼」的荒原意象，而且明明關涉時間，還說「這些文字都與時間無關」。這當然是故意將真事隱去的反寫筆法。其實，要索隱也不難：詩人與文字同行的筆耕旅程行之有年，雖然涉過各種風景，卻自認沒有留下甚麼足跡，落得舉目一片荒涼（荒涼，那不是張愛玲最常用的字嗎？）。時間原來就銘刻在這些歲月的詩章裡（「筆握在手中，時間就在你側身」）。遠雄也早就知道，一旦與文字同行，一旦開始寫詩，達達的馬蹄就總已踏上未誌歸期的不歸路。

三十年前，或者更早，某日午後，遠雄不

張錦忠

中山大學外文係副教授

知從哪裡到八打靈二一七路十號《學生週報》與《蕉風》編輯室來喝茶聊天（我知道他是吉蘭丹人，但是那時他在哪裡工作我已忘了，大概是丹州首府新城吧。對於離散族群，還是那句話：「不要問我從哪裡來……」）。那些年——套一種陳腔濫調的說法——他左手寫詩時叫左手人，右手寫散文時叫圓心鶚。我還在關丹時已是遠雄詩文的讀者，因此見面時頗感親切。不過，他每次到編輯室都是行色匆匆，像一株總是在路上走動的樹，像他自己的詩行所書：「行色的背囊未全然卸下/卻見風沙/又起」。我忘了問他：吉蘭丹人的寫作人都愛浪跡天涯嗎？吉蘭丹的寫作人，我知道期之；一九六〇年代末的《學生週報》與《蕉風》常刊登他動人的海洋散文，至今還記得有一篇叫〈海，他有一隻獨眼〉。我知道麥浪，他常給《蕉風》翻譯馬來文學詩文。我也認識以前叫辛吟松的潮州人辛金順，後來他跟我一樣，也離散棲身他鄉了；去年金順寫了幾篇文章記述語文經驗與追尋身分認同，讀來令人感同身受，堪稱散文佳作。還有一個吉蘭丹人叫劉衍應，從東海岸漂泊都門，是柔佛人黃學海還叫風山泛的時候的同學，不寫作，但曾與我輩為伍。黃學海後來也到二一七路十號上班，編文藝版，與遠雄漸漸熟識，開始在工餘編編貼貼「人間詩刊」。

那個年代，我也寫了幾十首詩，在關丹，在吉隆坡，無非是一種在暗夜孤獨地摸索生命反應生活的練習曲，並無意立志當詩人，後來就收在黃學海編的單張詩頁「人間詩刊」《眼前的詩》，所收盡是明朗淺顯之作。「人間詩刊」也出版了遠雄的《左手人詩輯》。似乎除了我們這兩個來自東海岸的人的那兩份，後來「人間詩刊」就沒有再推出個人詩頁了。

那已是七〇年代末的事了。

黃遠雄在整個七〇年代，用他的詩經營內在生命的星圖，抒發個人情懷，刻意運用意象塑造譬喻。他寫空虛、孤獨、痛苦、憂鬱（枯空的城、獨行的人、千年痛苦），寫窗檻內的愛情「我已真真 / 實實走出，且把全部的/目光注視於妳」），從為賦新詞強說愁，到「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足跡」。這些作品都收在

一九九六年出版的詩集《致時間書》前三分之一卷，以及上述《左手人詩輯》裡。

一九七〇年代，我從東海岸移居吉隆坡，在PJ上班，跟那個年代同樣流寓都門的詩人文友交往，以我的熱帶黃金歲月見證某個時代的急流速轉。在「肚臍眼文藝」的象牙塔外，在那個冷戰的年代，鋪天蓋地的新經濟政策迅雷般落實、馬來文化以國家文化之名呼發響徹雲霄的聲音、越戰終了、越南華裔船民投奔怒海、中國進入聯合國、水門醜聞、馬華公會曾李相爭、馬哈迪崛起政壇……。時代在倉促而急速地轉變，與文學文字為伍的我輩，情懷與思想不可能不起伏、波動、激盪。籬網外的風風雨雨，已無法擱淺。到了八〇年代初，我已離開馬來西亞了。而黃遠雄，不拘形跡的黃遠雄繼續在半島為生活南北奔馳，繼續為左手的謬思寫詩。

一九八〇年的某一期《學報》（那時《學生週報》早已走入歷史了）刊出小啟事一則：「學報編輯室同仁祝賀黃遠雄新婚之喜」。那株在風沙中流浪的樹找到落葉歸根的土地了？我心裡想。詩人婚後繼續寫詩，詩風奔放，社會意識漸漸成型。例如〈吾妻不談政治〉，借家庭絮語影射國家敘事。在風起雲湧的八〇年代，有誰不談政治？巫統閱牆，馬華黨爭，從年頭演到年尾，而以茅草事件終；而在北方，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解體，北京天安門前的坦克碾過請願學生的身體，讓中國錯過順應民權民意的歷史契機，「北京之春」終究只是虛構與想像。在馬哈迪時代，有誰不談政治？有，詩人黃遠雄說，吾妻不談政治。

一九八七年，遠雄有詩題為〈夜訪諾頓外記文字〉，是他的佳作之一，其實這是一首向艾略特(T. S. Eliot)與現代主義詩學致意兼揭示本身的影響焦慮的作品。諾頓，即艾略特的名篇〈焚毀的諾頓〉。遠雄的文學啟蒙時代，也是現代詩在《學生週報》與《蕉風》波濤洶湧的六〇年代。流風所及，遠雄六、七〇年代的詩篇語多晦澀，但遠雄的詩向來不以艱澀取勝。其實，遠雄在八〇年代開始即回顧其詩路歷程與文字吟哦的寂寞志業，故有〈星語燦爛〉、〈懷念〉、〈手上的筆〉、〈灼傷文字〉、〈寫

詩〉等作品。對他而言，年少時寫詩，是「自闢一座文字迷宮 / 滿室敦煌 / …… / 一步步，一步步 / 走進 / 浮光」（〈星語燦爛〉）。所引前兩行呼應的是〈懷念〉的「一道深淵般敦煌的迷宮 / 要我涉入文字 / 繽紛的境界」；〈懷念〉乃向當年的《學生週報》編者李蒼（李有成）致意之作。後三行則是前引〈突破〉詩行「一步一步走出 / 自己的足跡」的迴聲）。如今寫詩，則是捨棄舊框架，「另闢一座窗框」，儘管難免孤獨、路途崎嶇，但是他體認到：「不斷出發亦是 / 必然的」。「不斷出發」指的是變：詩風、詩觀、文字求變的希望與聲音。置身馬華現代派詩人行列的黃遠雄，那年夜讀艾略特的〈焚毀的諾頓〉有甚麼感悟？儘管火光繼續燃焚，（歐美的）現代主義詩風在八〇年代已成廢墟，而後現代主義後浪滾滾而來。但是在玫瑰盛放鳥聲啁啾的詩國裡，艾略特的《荒原》諸篇章早已立下典律標竿，恆久散發「豐美的乳香」。但是遠雄在折服之餘，是否也曾亟思斷奶，重新定義「諾頓這座廢墟」？

然則我跟遠雄幾乎一直沒有書信往返，去國後更沒聯絡，故答案不得而知。十來年前，老家遷往新山，我每年農曆新年前總會返馬探望高齡父母（今年回馬，父親已故，一個時代的燈火已漸闌珊），就回到新山這座瞭望「彼岸島國」的「不眠的南端城市」（賴瑞和的說法則是「半島最南的邊城」）。或許是因為遠雄和我一樣從東海岸人變成南馬人吧，每年回來我們都相聚話舊，或出遊尋訪新山、笨珍一帶的舊雨（如沙禽）新知（如林過、馬崙、張美增、李飛廣、許裕全）。我每次返台也都承他送行，風雨無阻，有幾趟還頗費周章，天色未明即驅車送我和妻女前往士乃機場轉機。

一轉眼，那已是一九九〇年代的事了。

遠雄在多事之秋の九〇年代「行至四十」，進入不惑之年。一個詩人過了四十歲，如果還寫詩，社會意識更濃，感時諷世憂國之作增多，大概也是常態。遠雄九〇年代的詩作多語言淺顯意象明朗，例如〈交易〉、〈高空〉、〈柔佛古廟〉、〈華社〉、〈陷落的城〉、〈樓上樓下〉等，承接之前「生活之網已洶湧張

開」後的介入社會與描寫生活的詩路。詩集《致時間書》以一九九二年所作長短詩各一首終卷，以誌事業受挫，頓時留下一個詠嘆的句號。不過，這兩首詩只見無奈與自嘲，不見反抗，亦無反抗之意。遠雄在八〇年代下半葉創業打拼，但詩一直沒有少寫，而且工程、辭職書、商業社會、鋼筋、水泥、建築工人、銀行等紛紛入詩，頗合「詩為時而作」之道。這回泥足深陷，唯有寫詩自陳「河山變色」，幸好有「風紋不動」的後方可以撤退。挫敗於江湖之後的未來不可知，前頭巨流不可測，但是「後方/有妳」。遠雄兩三年前交給我一份詩稿，其中最早的一首〈紙鳶〉，寫於一九九八年。那已是金融風暴的年代了。中間的六年，就詩而言，果真是一片沈寂的無底深淵嗎？詩，不也是詩人的「後方」嗎？

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初葉，後金融風暴的東南亞洲面臨發展的窘境，市道不景，重建、改革、政變、選舉之聲此起彼落。終於在種族政治當道與伊斯蘭政治宰制的多元族群國度，也喊起烈火莫熄的呼聲，那就有點反抗的意思了。沒有反抗與訴求的人民的國家沒有未來。但是詩人早已看穿現實，〈紙鳶〉開筆不久即指出：「謠言與正義是一對／最難辨識、形影不離的孿生子」。在這個馬哈迪與後馬哈迪時代，遠雄還是寫了不少沒有貼上「政治詩」標籤的政治詩，以及沒有貼上「抒情詩」標籤的抒情詩。收入這個新集子的作品大體上即屬於這兩類詩——或這一類詩，因為「馬哈迪時代的抒情詩人」（包括較遠雄年輕的陳強華與傅承得）的抒情詩，總已揉雜了政治話語。遠雄寫道，吾妻不談政治。他寫給吾妻的詩卻充滿政治。

大紅的木槿花開花落，花落花開。遠雄早已年過五十，兩鬢灰白，寫詩四十年，連這卷新集子算在內，才出版了兩本詩集及一頁詩抄，談不上成果豐碩。不過馬華詩人多半如此，也不必在意。生活艱辛，寫作不易，出版更難。遠雄同時代的詩人，如沙禽寫詩寫了一輩子，迄今仍未出版單行本（據聞今年將推出首部詩集，可賀可喜）。又如紫一思，於七〇年代下半葉出版了《紫一思詩選》後，沈寂至今，詩音杳然。賴瑞和則詩短量稀，近年偶有應景之作，其實無志於此。至於才氣縱橫的飄貝零，更是不

彈此調久矣。倒是遠雄四十年來燈下為文字耿耿苦思，鏗而不捨地行吟都市叢林間，不求聞達於媒體，只求經營「意境，排列成一首首」的詩，在報紙副刊或文學小刊物尋求「巴掌大的寄懷地」，已成為以華文書寫的華裔馬來西亞詩人繼續寫下去的典範光源。

是為序。

2007年6月30日，高雄，另一個南端的城市



歷カレ

練カク

之シ

歌カク

沙
禽

很久以前讀過美國一位女性主義者訪問不幸女性的文章，內容大半忘了，卻記得一首小詩。詩人是不幸女性之一，中等教育，一直在做類似「陪酒女郎」的工作。按照世俗的標準，其實她幸運得很，生活過得去，而且還有點「餘裕」；但她總覺得渾渾噩噩過日子十分不對勁，不斷嘗試轉換工作，最後卻只好認命，因為以她的學歷做「正經」的工作生活太清苦，似乎更難挨。好在她在學校學會寫詩，詩就成為她對付兩難的武器，然而在受訪時她很遺憾再也寫不出詩來了。詩曰：

*Incomplete my life has been,
Of fortune, love and honest men.
Fortune one can do without,
Love will one day come, no doubt;
But honest men, I greatly fea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my dear.*

我的生活乏善可陳，
欠缺財富、愛情和可靠的男人。
財富沒有無所謂，
愛情遲早會到位；
但可靠的男人，讓我心驚膽顫，
親愛的，沒有那樣的烏蛋。

這當然算不得甚麼好詩，涉獵過一點詩學的人都能指出它的缺失；然而它並非言之無物，它訴求的是現實生活的切身感受，只要你能把握的「互文性」〔不僅指文本的參照，這樣的詩更重要的是對大環境的理解和平行的想像，譬如，在當代職場的生涯中，誰不是或多或少的「陪酒女郎」呢？〕，你就不會無動於衷。

我無意把詩學和現實性截然二分，作為評價

詩作的標準，或以此為遠雄的詩分門別類；這樣的動作只能是學究或政客的偏頗恣態。在資本主義橫行的社會，詩學一不小心就會成為學術工業，像其他行業一樣只是換取功名的工具；而現實性很容易淪為政治口號和標語。遠雄的詩巧妙地避過了這樣的陷阱，以堅韌的語言對現實的兩難作出有力的反撲：

我寫詩，極其需要
與文字特有的敏銳性
保持靈光一觸
驚心動魄的交會

〈寫詩與守夜的老癩狗〉

簡簡單單地
以單薄的枝臂與葉網
棚建一座陰涼
供我
療傷的風景



〈樹總是〉

攤開紙與
筆，把記憶栽種
把足跡根植
澆鑄成日後我回眸
一棵永不凋謝
的大樹

〈讀信〉

正是這種融合了詩觀和現實性的作品，要比上引「陪酒女郎」單薄的陳述更能觸動人心，也比純粹的詩藝更有存在的理由。

高下勿論，其實兩個人的詩的共同基礎就是省視生活和自我救贖。「陪酒女郎」只是因為學養不足而流於粗淺，並且終於無以為繼。詩作為自我救贖當然是老掉牙的理論，但這並不代表它

已經「失效」；在這個眾聲喧嘩，各取所需的所謂後現代，詩不論有多大「代表性」和「影響」也只能局限於其中一個小圈子的一隅，詩人（包括讀詩的人）不能自救又能救誰呢？尤其是在極度邊緣化的馬華詩壇，要像遠雄那樣持續不懈地寫詩，沒有自我救贖的情懷，如何能夠：

繼續在內心茁壯一棵
面貌模糊但生機勃勃的無花果樹
繼續等待

〈等待一棵無花果樹〉

認識遠雄的人都知道他歷經大風大浪，生涯的曲折與辛酸不下於「陪酒女郎」。細心的讀者也看得出許多詩作包含了他的切身體驗，甚至可以拼貼出他斷續的足跡，因為許多「內情」不是憑空想像可以構築的：

檢舉竊鼠窩藏於隙罅暗處
猥瑣的行跡
我想起分批潛越的蚍蜉
倉皇走出灌木叢、沼澤地
匿居在工程
廢置的水泥攪拌機內

〈鼠跡〉

肩膀緊挨肩膀
肅立於六十年代初期
某工廠的每一片毫齡
站崗的鋅片都知道
許多風聞而來的靦腆
年少，莫名亢奮的獸
神往於識途老馬
蓄意的盛邀

〈窺覷〉

然而遠雄明瞭詩不是自傳，也不是「陪酒女郎」式的告白；他的高明處在於把個人的際遇轉化為可塑的素材，從而勾勒出我們在此時此地的「共業」。既使在他顯然是傷逝的作品中，我們也能捕捉到那些年代的民生軌跡。

給詩人評價和定位自有其意義，但我無意為之；我毋寧更重視詩在閱讀時的當頭一棒。遠雄的詩有即興放歌的氣勢，想必也作如是觀。說到底，在百孔千瘡和海市蜃樓的生活中，我們更需要的是時時刻刻喚醒自己：親愛的，沒有那樣的鳥蛋。



目錄

序

- 5 与遠雄同行，繼續/張錦忠
11 歷練之歌/沙禽

輯一

- 20 紙鳶
21 風水
23 文字同行
24 夢說
25 樹總是
26 新山火車站
27 繼續
28 前半生回憶錄
29 要去流浪的樹
30 星光背後
31 進城
32 蜂螫
33 廿世紀末風暴
34 讀夜或者夜讀
35 星空下的塵埃
37 跳蚤市場
38 等待一棵無花果樹
39 交易
40 從街頭檢回的話題
41 我和我的影子



輯二

- 44 窘境
45 替代
46 晨跑
47 真正的無花果樹
49 天窗說話
51 慵倦天窗
52 等待修路隊伍
53 鼠跡
55 老樹
57 玫瑰之所以玫瑰
58 一首止癢的詩
59 話題
60 一起去流浪
62 我同意
63 尋求調職的理由
64 蟹與蠍之間
65 光源
67 草徑
68 決定留下
69 遁匿的理由
70 療傷
71 人工彩虹
72 隱痛
73 夢中裸行
74 頑岩
75 寫詩與守夜的癩狗



輯三

- 78 面試的那天早上
79 清理現場
80 紮鐵
82 機鋒
83 某人與他吟哦的年代
85 拭窗

- 86 等待批示
87 長堤兩岸
88 設立窗檻
89 內巷
91 挑釁
92 釋放
93 窺覷
94 他在狂飆中心
95 耳鳴

輯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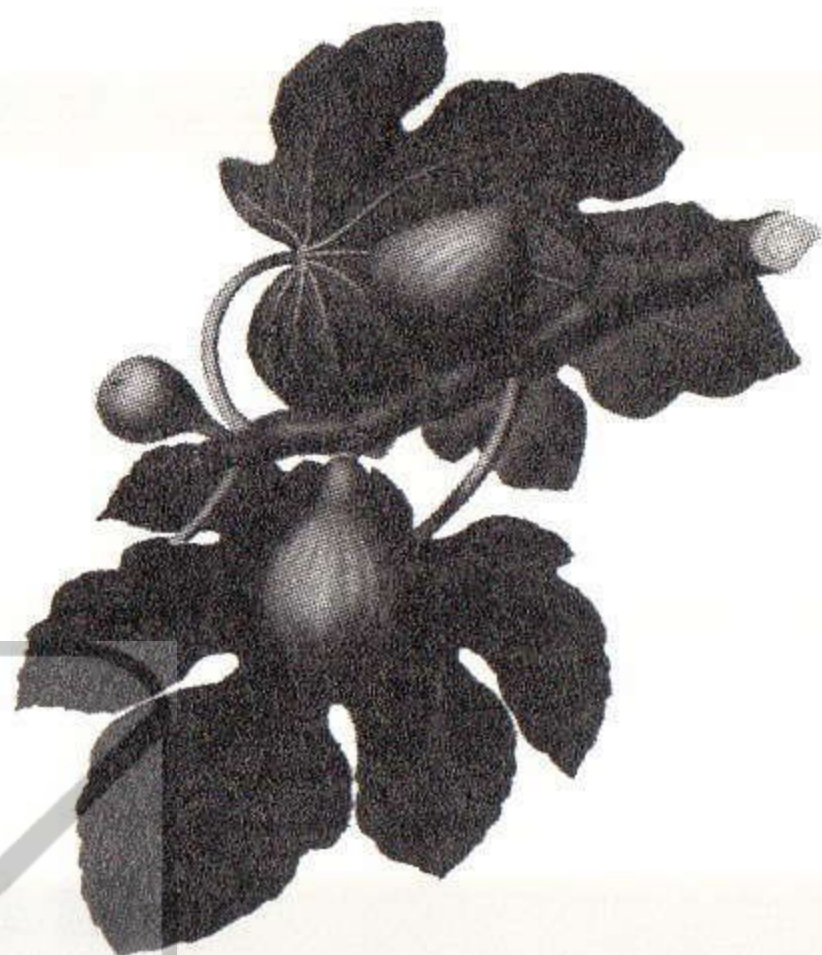
- 98 趕路，回家
99 紓緩沮喪的方式
100 墜樓
101 走失的詩與詩人
102 一直
103 把剩餘的交還給時間
104 記得回來
105 缺席的理由
106 籃球場內
108 教育，另一種可能
109 尋找兒時樂園
110 鐘樓
111 日子有功
112 詠嘆調
116 寫信
117 讀信
120 父親的拐杖
121 防浪堤
122 文字迷宮
123 面對
- 124 療傷的風景，流浪的樹，與文字同行
——小論黃遠雄詩中的創傷/流放/文字結構 /張光達
- 128 創作年表





第一卷	1
第二卷	2
第三卷	3
第四卷	4
第五卷	5
第六卷	6
第七卷	7
第八卷	8
第九卷	9
第十卷	10
第十一卷	11
第十二卷	12
第十三卷	13
第十四卷	14
第十五卷	15
第十六卷	16
第十七卷	17
第十八卷	18
第十九卷	19
第二十卷	20
第二十一卷	21
第二十二卷	22
第二十三卷	23
第二十四卷	24
第二十五卷	25
第二十六卷	26
第二十七卷	27
第二十八卷	28
第二十九卷	29
第三十卷	30
第三十一卷	31
第三十二卷	32
第三十三卷	33
第三十四卷	34
第三十五卷	35
第三十六卷	36
第三十七卷	37
第三十八卷	38
第三十九卷	39
第四十卷	40
第四十一卷	41
第四十二卷	42
第四十三卷	43
第四十四卷	44
第四十五卷	45
第四十六卷	46
第四十七卷	47
第四十八卷	48
第四十九卷	49
第五十卷	50
第五十一卷	51
第五十二卷	52
第五十三卷	53
第五十四卷	54
第五十五卷	55
第五十六卷	56
第五十七卷	57
第五十八卷	58
第五十九卷	59
第六十卷	60
第六十一卷	61
第六十二卷	62
第六十三卷	63
第六十四卷	64
第六十五卷	65
第六十六卷	66
第六十七卷	67
第六十八卷	68
第六十九卷	69
第七十卷	70
第七十一卷	71
第七十二卷	72
第七十三卷	73
第七十四卷	74
第七十五卷	75
第七十六卷	76
第七十七卷	77
第七十八卷	78
第七十九卷	79
第八十卷	80
第八十一卷	81
第八十二卷	82
第八十三卷	83
第八十四卷	84
第八十五卷	85
第八十六卷	86
第八十七卷	87
第八十八卷	88
第八十九卷	89
第九十卷	90
第九十一卷	91
第九十二卷	92
第九十三卷	93
第九十四卷	94
第九十五卷	95
第九十六卷	96
第九十七卷	97
第九十八卷	98
第九十九卷	99
第一百卷	100

輯一



繼續等待
在未遇見熟透的機緣
具體蒞臨之前

<等待一棵無花果樹>

紙^虫

多風的季節
最宜孵化紙鳶

鳶^{口弓}

在追逐的大草坪上
謠言與正義是一對
最難辨識的孿生子
最興奮的是曖昧的
動機，一雙莫名的手
牽引肉眼觸覺不著的
線索，向高空
借助煽惑的風聲

或四十五度升空之睥睨
或作翻筋斗式急速盤旋
俯衝而后奮翅而起之得意
動作變化激烈
猶若波濤洶湧壯闊
除了追逐還是
繼續追逐

我在大草坪圍睹之外沉思
眼前紙鳶紛飛
彷彿正義低吟細訴
又似謠言高吭惑眾
直到斷了線，紙鳶
跌撞地面，我猶在遲疑
內心苦苦掙扎
繼續讓它起飛
抑或棄之如屐
久久不能
平靜

風

水

關於仰觀天文，俯察地理
關於風水，關於氣勢
他說乘風而散，界水而止
因此家居，因此形勢
因此生活，因此程運
他一一刀挑劍戮
直到他戟指落在不遠處
我近年來的滯運
其中罪魁禍首已呼之欲出
隱隱可見

據說那是一棵充滿敵意的樹
披頭散髮，槎桠縱橫
有萬箭待發之姿
風起處，發出魔咒般的梆響
正中中
直指我家大門
直指肺腑

他贈我
一把除妖的桃木劍
一臺鎮邪的八卦鏡
一樽降魔的葫蘆
一道去根斷筋的毒鳩
或任選其一

我婉拒了他的好意
大門不動一石一木
居宅不陰，花草無罪
我動土不向鬼神請示
我不卜而居
禍害由我招惹
災難自然來
與人無尤

從此，我裸衣而坐

敞開胸襟，坦蕩蕩
笑看浩劫從家門經過
笑看興衰進出
笑看人物遷徙
笑看天地



文_{ㄨㄣˊ}
字_{ㄗˋ}
同_{ㄊㄨㄥˊ}
行_{ㄒㄩㄥˊ}

漸行漸遠，我想起了「湮沒」
極目望去，我想起了「荒涼」
這些文字都與時間無關
但它們曾經走過風景
走過時間，走過我
相遇相知而後
成了日夜
成了我們

曾經與文字相攜的
再落拓，心中還有一綵纏綿
與時間，靈犀暗通

「湮沒」是步過的足跡
「荒涼」是劫後的舉目
筆握在手中，時間就在你側身
文字攤開
另一匹
未誌歸期的旅程

夢_{ㄇㄨㄥˋ}

說_{ㄕㄨㄞˋ}

剛剛

我人還在新山鬧市溜躑
一轉身，躑進了哥打峇魯
熟悉的街道，在某茶樓
正與二、三位素昧平生但自稱遠道而來的
中國親友握手寒暄
聚首密斟，話題圍繞祖宅
正樑腐朽經年，破舊立新之必要
或遷移門柱，或葺修
或增添氣象
以期子孫後代香火鼎盛之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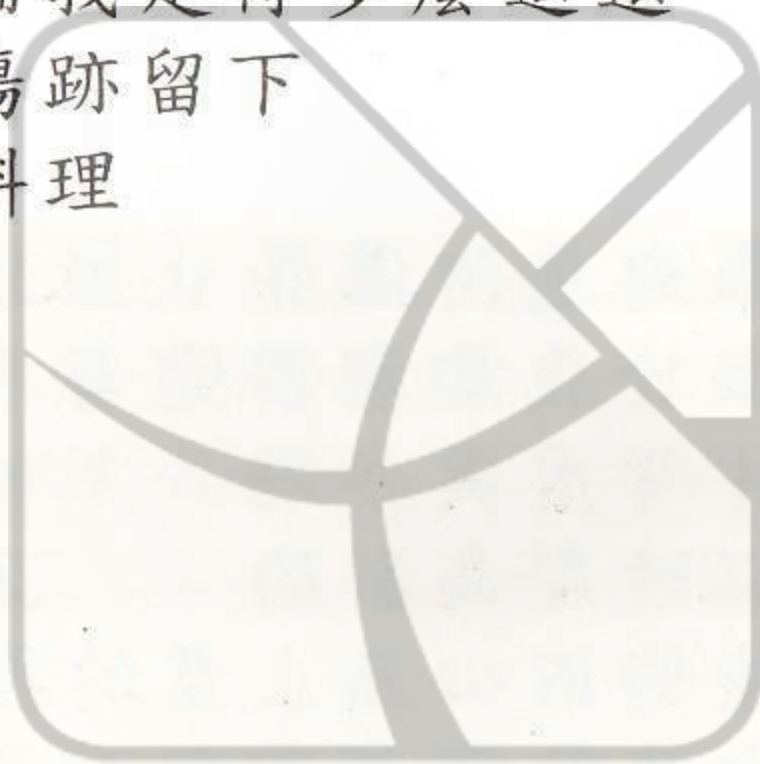
抬眼，老爸不知何時
神通廣大，身已坐暖席間
喃喃訴說離鄉數十載、窮盡一生
無法完成北歸的宿願
手中握著幾頁殘缺家書
有一句、沒一句地
唸及祖家還有一位
八十餘歲盲目猶健在
白髮稀落的老祖母
無人側侍
忽然，悲慟大哭

這一哭，夢跟著也被吵醒了
定神一看
老爸悄然走了
中國親友也走了
茶樓隱去
街道也失去了蹤影
我獨坐在無助的孤黑裏
想及老爸此刻孤伶伶地蹣縮在
森冷的骨瓮裏
已幾近十年
他北歸的遺憾
已無法成行

樹
總
是

樹從不婉勸我遠離
挑戰太陽這樁
毫無意義的
街頭事業；樹總是
簡簡單單地
以單薄的枝臂與葉網
棚建一座蔭涼
供我
療傷的風景

樹總是，默默守護著
自己的根；根在
樹在
無論我走得多麼遙遠
把傷跡留下
樹料理



新_ニ
山_マ
火_カ
車_{クルマ}
站_チ

過去的淒風苦雨暫且不提
眼前車陣熙攘喧天
舉步踟躕難行
更兼彼岸上空
陰霾密布
傳聞囂嚷多時
拉尼娜風暴待渡
正醞釀另一輪
風雨欲來

咫尺間，近年來一洗頹態
移民廳關卡，一副咄咄得勢
坐下來氣粗財大
自持朝內有人
沿着覬覦多時的鐵軌內側邊陲
欺近我左側
築起楚河漢界
礙於我江湖字號老
才肯虛與委蛇
以睦鄰為斟酌
掩飾內心無止盡的搜索
向我獻議
榮辱與共的必要

不瞞你說
我委實、老態龍鐘了

其他
諸如承諾或夢想
唉，不說不說
留待歷史———

繼_{ㄐ一}

續_{ㄒ一}

所謂沙漠與風暴擬組陣線
抵制一座
泡沫繼續擴散的城市
以關懷包藏陰謀
進行顛覆的傳聞
是不存在的

仙人掌有權選擇
遷徙或者
繼續原地踏步

問指引走出迷宮
長期導航
的占星術者：

永恆是甚麼？
一旦權力旁落，是不是
意味着事過境遷
一切從未發生
問火

火只能繼續燃燒
如果樹木本身麻痺
繼續對腐朽或否
不置一言

前く半う生り回へ憶い錄ろ

因為性格唐突
才有狷急的心事
因為臉龐瑕疵
才有掩飾的文字
因為餘情未了
才有蟠龍回首的今日

我忠於自己的原則
默默面對時間的剽竊
我忠於自己的操守
疏忽整座事實的感受
我忠於自己的職責
直戮時勢未愈合的傷口
我忠於自己的信仰
放大自戀的情愫

因此，我撰寫
前半生回憶錄之
必要，時間側侍
歷史旁敲側擊
感觸抽離一段時空，摹擬
情緒操刀
雕琢痕跡隱隱
可見

要^{一、公}
去^{く、心}
流^{カ、又}
浪^{カ、尤}
的^{カ、止}
樹^{己、父}

因為樹林太濃密
他找不到自己
的身影

他開始嚷著
要去流浪
離開成長的盆地
離開慾望飽滿的溫床
他回首
祖輩擁有的每一具輝煌
都是躺著
排列的
骸骨

有一棵樹
拎著殘存的根鬚
划著單薄的浮萍
自寒噤的河域
回來

所有的樹
被當前的景物
掩臉，震撼
大聲痛哭

星_{トノ}
光_{ヒト}
背_{ウレ}
後_ノ

日落後
他允許自己
土撥鼠般輕逸
在課題趨向灰燼之前
趕至另一端
夜市集聚落
途中，繞過一道地陷
失修經年的護城河

他長年在那片土地經營慾望
播種不為人知的竊喜
他築起一道屏障

他既不能任由牽牛花
毫無節制地擴張逾越
全然遮覆他秘而不宣的得意
他又不能任由藤蔓
日漸枯衰
他豢養一尾難纏的蛇蠍
獨愛蜷曲在向晚
蠕蠢的涼意裡

就是這道屏障
教他從此兩端出沒、巡幸
樂此不疲

進_心

城_心

眼前的街景如一抹失聲的盆剪
孤島無助陷入
雨勢滂沱的
氤氳裡
經過車鏡前
水刷來回反覆地搜索，滌盪
意願最初的原意
如一團濕透的紙漿
扶起無力

作為一名長期
曠怠多於觀望的浪者，我
不得不苦思
面對壓境而來的月圓潮汐
一隻悲嗥的狼
棄守於獨來獨往的荒郊
一旦選擇進城
放棄匍匐夜行的生活方式
集體遷徙，會不會
在舉步難行的
車陣裡
繼續流失
獨有的嗅覺

蜂_{ㄅㄨㄥ}

螫_{ㄔㄨㄛˋ}

在既有廢置的遺址上
補葺與修飾巧然交替進行
且不動聲色旁敲側擊
晦暗之外徘徊覬覦的
動機與體積

整頓重建運作
零星游擊，且不按程序
旁若無人地與沿途
叫賣春色的魑魅耳鬢廝磨
作短暫親暱溫存，棲羽
無非祇是一時
權宜，按兵不動掩覆的煙霧
他深信：

攻擊仍然是當前最佳的防禦作業

他暗中啟動
額際緊嵌
超薄，輕盈翅翼
比避雷針更具敏感
袖珍型的
觸鬚
喻動的偵察器材

隔牆或有潛伏多時的螻蛄
頻頻叫陣的兵燹

蜂，僅此一家獨營

其餘
非我族類，甚至無謂的養蜂人
皆有必要：
劃清界線

廿^ニ
世^ハ
紀^ノ
末^ニ
風^ニ
暴^ク

幸、抑或不幸
在廿世紀末
有緣目睹
山崩地裂無聲襲至的景觀
上空
煙硝粉末充斥整座寒噤的區域
一群冥魂不散
橫行於白堊紀前的
恐龍家族
在重重扶植的庇蔭下
借屍還魂的今日
亦有失禁流竄的狼狽

幸、抑或不幸
長期泥鯁般打滾
渾身泥濘折騰，惶惶
不可終日，適逢當下
兵荒馬亂，我們
喜見浩劫從隙縫外經過
慶幸有此一座隱秘
蚍蜉漫游的天然屏障
從此
卑微在生命的轉折處
看見了積極在蠕動
一抹肉眼所能感觸的曙光
正從桎梏禁錮的缺口
魚貫游入

讀カメ
夜一セ
或カメ
者出セ
夜一セ
讀カメ

確定所有渾然沉睡的獸鼾
各自平和有序地回至自己
屬意的夢穴
我合上扉頁
讓清冽的星光躡足繞過
地陷的護城河
隨心靈悸動的樹林
湧現天際

捻暗燈火
把情緒校回
抵達籬牆最初的那刻
面對自己，我不經意地
展露獠牙
享受一輪漱刷後
想像齒縫間殘存的意淫
陣陣咀嚼後
蹂躪般的快感
帶出血絲
甜甜，且一蹤而逝

竊喜
如鼠

星_{一ノ}
空_{万ノ}
下_{一ノ}
的_{万ノ}
塵_{一ノ}
埃_{万ノ}

眼看完工的建築物
一海火樹銀花
盛裝著亮麗喧鬧的喜悅
天色還來不及轉暗

移交儀式過後
作為諭令
最後撒離現場的足音
我原想踮起腳尖
在無人察覺的後巷
悄然離開
原不想驚動風月
不想不想此刻
竟揚起騰空的塵埃

我原想歸咎於
魯莽成性的靴鞋
但念及
他追隨我東征西討經年
從無一句怨言
我原想遷怒於
放浪的風
但若非是他
塵埃不揚
三十年來吞嚥的人人物物
何處
才有我演繹的今日

上天又何曾薄我
隔著一陣淒迷的塵埃
像隔著一座海峽的漁火
在顛簸與輾轉中呼喚
我看見了星星
縱然塵埃悉數落入我仰空的瞳湖
成了橫擺誤撞的舟影
星星見證了漣漪

我眼波中平和的漩渦

我匍伏
感恩地咀嚼
他人眼中堆砌的鄙視
帚集成鎮守我家廚院
一座飛來的飽暖
豐盈的粟末
漫天的星芒
塵埃
直教我踱入黑暗
從不心怯



跳蚤市場

建築一座城府深沉
思路磅礴大師格局
具備琳瑯亮麗櫥窗意境
一站式
激情購物方式的
霸級市場
氣魄與意圖
卻是最迴腸盪氣
文字所不及的境界

而我詩寫的方式
是那麼一目了然
隨意豎釘三板牆
即地開市
曝獻
除非你另有企圖
你肯委身踏進
任何動機能從我身上索取的
我樂於拱手相讓

等^{カ、}
待^{カ、}
一
棵^{カ、}
無^{カ、}
花^{カ、}
果^{カ、}
樹^{カ、}

可能有過那麼匆匆一瞥
彼此不曾相識而擦肩
錯過，我渴望有人
最終挺身而出
攜帶我靦腆的慾望
去瞻仰心儀已久
一棵
無需開花
卻能果實累累的
神奇樹

繼續在內心茁壯一棵
面貌模糊但生機勃勃的無花果樹
繼續向外界鼓噪
繼續等待
在未遇見熟透的機緣
具體蒞臨之前

很多時候
我常幻想
卻遲遲、沒有
付諸行動

交 ㄐㄩㄠ

易 ㄩˋ

把剛嚥吞下
些微溫燙的蛋黃整粒
完好地吐回原有的殼衣內
重拾虔誠，我緊緊地雙掌合攏
呵氣
果然如願孵化出
一隻抖擻、金黃色
戰意鼓鼓向我睥睨
來回挑釁
的雛雞

逼於情勢
我不得不央求於他
盡快啄淨我徹夜輾轉難眠
無意掀翻
一味頡頏卻早已蛀洞的意象
與齟齬動搖的斷句

他快活得像尋獲
一座巨大的屯糧庫

趁他慾望羽翼未豐
涉世不深
我得趕緊分身尋回
生命中一次
不可或缺的交易
攫取或回饋

從^チ
街^チ
頭^チ
撿^チ
回^チ
的^チ
話^チ
題^チ

門扉怦然被推開
走進二、三個好朋友
二話不說，擠進
原本僅容納二人世界的茶局
天空亮著光
四下祥雲

寒暄過後
吾妻識趣離席
且戲謔、笑曰：「
汝等繼續言論
妾身後院鍛煉去
日後
或恐有求於我弱質女子
獨力起壇祈福

突然
玻璃爆裂巨大聲響
自危坐的屋脊頂端
擊穿單薄無助的天花板
轟然直砸在
話題沸騰的桌几上
濺起狼狽的茶漬

各人無奈，私自從衣襟內
掏出
從街頭蒐集收編
一陣兵荒馬亂
醞釀多時卻宣告流產的飛沙走石
與一疊壯志未酬
私藏的骸片
悉數向外
扔棄

天空，何時塗竄改髹
鋪滿鐵蒺藜狀、有刺植物
陰霾詭異的顏色

我^{ㄨㄛˇ}
和^{ㄏㄨㄥˊ}
我^{ㄨㄛˇ}
的^{ㄉㄜˊ}
影^{ㄩㄥˇ}
子^{ㄗㄩˇ}

回頭看他
依然桃紅柳綠般擺動
無關風月多事

從不見他喊累
且甘之若飴

隨時匯報，或者
以暴露我的形跡為樂

他從不與我粗暴的肢體
有任何激烈或言論衝突

直到有一天
我支頤獨坐，密雲不雨般沉默
他突然發難

一股莫名的寒意
自茫然的後腦壁竊昇
像無形的骨爪
緊扼我乾澀的喉頸

他百般無聊時
常有如此令人猝不及防的舉止



輯二



繼續往前看，你是被寄予厚望的
雖然常年慶典的祝福
在輾轉運送途中
被藉意遺忘

<窘境>

窘^{ㄐㄩㄥˇ}

境

最終我還是要提醒你
自己尷尬的位置，如果你
堅持真相
有公佈之必要

地圖攤開翻新後的自己
讓出鄉鎮縱橫通往的街巷
被遣返原地
讓趾高氣揚的高架公路
跨越城中某些默許
高於一般掣肘鎖定的尺吋
凸顯協商斡旋的吊詭
遠比在野爭取或妥協
佔盡顏面

給指路牌高豎新位
所有屬意的樹木集體回到
陽光密聚的高處
呈露生機
正如你所愿：河域
繼續低首
尋找迷途忘返的
吟哦

繼續往前看，你是被寄予厚望的
雖然常年慶典的祝福
在輾轉運送途中
被藉意遺忘，但你還有
一千座宏觀的敦煌與光明
在前頭等待———

後院回頭，一條貫穿
顛簸來時路的臍帶
突然，被天外飛來的巨岩
轟然鎮壓
眼前一暗
除了苟延的喘息———

替_{去一}

代_{勿一}

打開門
這飛來的巨岩果真一口氣
粗暴堵塞
每一吋驚魂未定
流竄的隙罅

巨岩說話：
歷史從我開始
從你閱讀的今日開始

巨岩說：
我是一個皇朝的趨勢
象徵、面貌、狀態
古銅團結的膚色

巨岩說：
我是巨大沉默的替代
你必須熟讀、認識
當下你耳濡目染的鳥啼
獸鳴、蟲唧、甚至匿居於枝葉間
風聲喁語，在我紋絲有序的
髮波
水乳交融

巨岩說：
你可以觸摸，切身體驗
我臉龐粗獷深刻的鑿痕
是唯一默契，你可以探勘
光源地帶
不信，你看一種新清濡濕
謙謙禮讓的文化
正生機勃勃茁長

巨岩說：
走近我，閱讀我
從打開門這一刻
開始

晨_{イム}

清晨
往返自迷宮公園深處
從家門開始

跑_{ウツ}

一二三四五六七————

怕是
突然無端想起
某些碰肩撞肘的陳年往事
漸行漸遠
忘了家門的遠近

許多言語無意造成的傷害
像燎原星火
在不屑回首的遼闊平原上
都成了無聲的雷殛
記憶中
各自觀望
不勝唏噓的焦土

數著同樣往返的腳步
從一二三四五六七————開始
那是生命翻新
必然承受蹀躞厚重的數目
韻律愈長遠彌堅的
意義

每天
從一二三四五六七————開始

真出
正出
的力
無メ
花メ
果メ
樹メ

南下新山
途經士姑來
此刻如火如荼展開
擴建工程的左側臂膀
一排排老店屋過後
我終於發現
它的蹤跡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這樣十多年來回往返
竟渾然不覺
有此一棵，開枝散葉
大鵬展翅般盤踞獨處
經常照面，不曾認識
而擦肩錯過；竟然
有此一棵——

一日兩趟
來回四次
我或忙或盲、穿梭於數以萬計
車陣里獻技競速
互不相讓割據彼此前頭
以詛咒的車笛
挑釁、蓄意比劃
極盡拭探對方忍耐的底線
左衝右突
如入無人之境
享受
生命揚長，揮灑自如的壯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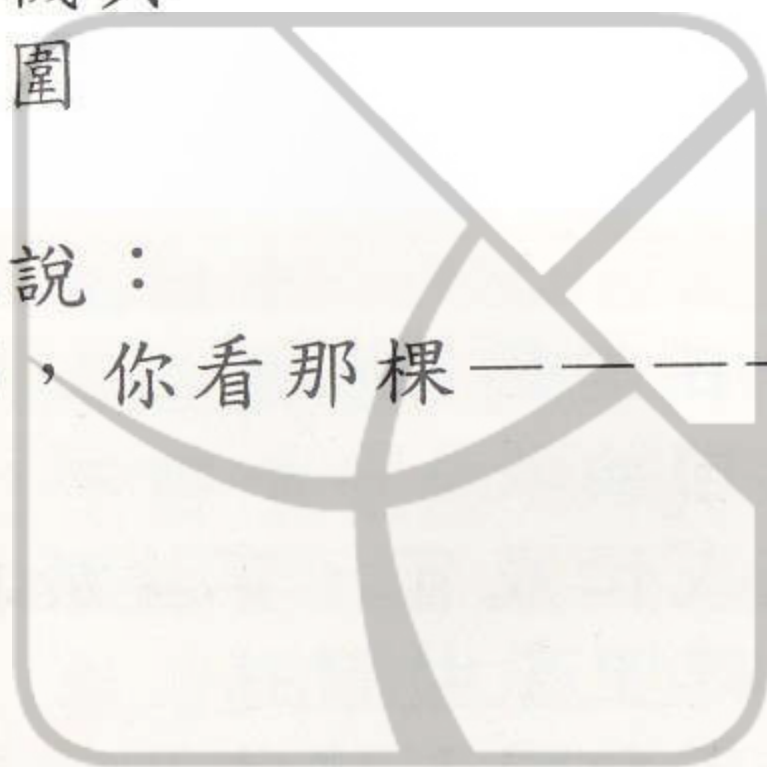
直到有一位
受邀而擠入車廂
一年難得見面，談話不上十句
甚至事後連木訥的他
難於想像，我千頭萬緒
輾轉尋訪的

竟然只是一棵如此
尋常無比的
樹，倒教他
大開眼界

他說：
哪，你看那棵
無花果樹————

我終於看見了機緣
冥冥之中或早有安排
在我與他、與無花果樹之間
開展了盡在不言中的
契機與
氛圍

他說：
哪，你看那棵————



天去弓
窗イメ尤
說尺反己
話尺反己

所謂衝突甚囂塵上
危言遍佈
課題聚焦在「向上頂撞」
最初旁敲側擊的藍圖上
人潮聞風湧至
場景不負荷重
動機分屍
最終流竄於街頭
等待另一輪席捲殘雲
的風暴

峙守的角隅各異
或堅持己見
我常緘默不語

天外常有肉眼
一時難於察覺的粉末
來路不明的殞石
詭異的殘骸
無所不在的塵埃

以一己的意志
我只想排眾而出
徹底改變習性、閱讀的姿態
校勘脊椎骨、長期俯首帖耳
承受的重量
我必須把仰空、苦讀成一種
甘之若飴的樂趣，把異議澆鑄成
三千溺水我獨取一瓢
的獨醒

當我蓄意戮穿思維
架構桎梏的屋脊
悄然進行敲擊
如夜黑風高的竊鼠
卻意外驚動四際

械守的鐵蒺藜

事件熾熱演變
過程隨着輿論扭曲而坐大起閔
絕非我所能料及
我無意煽動媒體
我謹此 為無辜
被牽連而蒙受傷害
例如早期束之高閣
一股壓抑鼓噪的意願
可塑性的文字
被局勢扭曲
而致歉



慵_{ㄩㄥ}
倦_{ㄩㄢˋ}
天_{ㄊㄩㄢ}
窗_{ㄔㄨㄤ}

我真想
卸減日常激烈動作
從此放下肩膀

我真想
把過目慵倦云紗
輕輕柔柔摺疊

每次
總有一股無法安撫的鼓噪
慫恿當初爬上屋脊
閃過心頭，覬覦的張望
俯瞰
極目於曾經渴望
但懾於形勢
頹然折返而錯過
鑄成踰越不去的
一樁憾事

不想
每次
總是在趑趄處
與恣肆的風
碰撞
把原本直直挺升的原意
摺跂
成了他人眼中
曲折迂迴的
巖巉

等^{カ、}
待^{カ、}
修^{工、}
路^{カ、}
隊^{カ、}
伍^{カ、}

終於，我樂於聽見
正義組成的蕩寇隊伍
輾轉發動臟腑
久違了的
吞吐
聲響

朝承諾
鎖定的荒郊挺進

側窗
早期常有遷徙流離
窩藏於野徑荊棘叢內
或蜷、或潛、或臥
意猶未盡，偶爾現形的饑涎
向落單路過的予
借火問路

常有天外飛來流星雨
嗖聲瞬逝的瓦礫，垣堞
夜間出沒敲擊；常有廢湖般
仰空張口、饑渴的
凹窪
慫恿風聲
狎玩寒噤的形勢

終於，我樂於聽見
一支修路隊伍
轟然發動
龐大陣壓的聲量

鼠_鼠

跡_迹

終於在幽暗隱秘的甬道
發現了竊鼠出沒的行跡
翻箱倒篋，我埋頭鑽研
大量相關圍剿的可行性
學術上的灌溉與剖析
在既有法律條文模鑄內
強調佐以確鑿鮮明的鐵據
耗時耗事
等待時機遠比等待
盆景蔚成氣候
更倍感無奈
一場無來由的暗潮
突然掩襲
現場失去解體的破筏
指控成了失修已久的灘岸
物証，瘖啞的懸疑

我被逼自我拘束，謹慎言行
不想與原則肢體衝突
不想讓械守的鐵蒺藜難堪
不想讓恣意的照明燈節外生枝
像一座失責的防浪堤
面對喋喋詰難的大海
且須張目，防範立場搖擺
愛集體捕風逐浪的樹影
節節敗退的心態
隔著一海又一海佈滿疲憊的
木筏，混雜在驚駭巨浪拍岸聲中
超乎尋常的負荷量

匍匐湧至
我想起私慾
一座霍霍昇空
壓睫逼目飛來的大石
我將無可倖免
檢舉竊鼠窩藏於隙罅暗處

猥瑣的行跡
我想起分批潛匿的蚍蜉
倉皇走出灌木林、沼澤地
匿居在工程
廢置的水泥攪拌機內
作安於天命的泅泳
私慾，此時此刻
正好假借竊鼠鬼崇的形象
催生一股過街喊打
嶽然正氣
直接提供一個
充滿混擾而需急速澄清的
道場
向自己
坐地分贓的心態
坦然炮轟



老カ、

樹ク、

佔據各自
自許自給屬意的角隅
一張張油綠青嫩
有待磨勵的臉龐
向置身立命的荒郊
挖掘，處心積慮
把不為人知的私慾
秘密根植於地底
開始張望
窺探各自心儀
瞻仰的高度，作為自身考量
日後
塑造形象，姿態
理想，適身縷刻的尺吋

開始向我蠢蠢發動
或者動機不明或者
語帶玄機卻一副
誠惶誠恐向我
問道：
一具參天盤踞的樗木
是使命促成抑或
霸佔茅坑
最終淪至空談的輿論

我尚未厘清來意
是局勢的陰霾，抑或
人為的霧害
如芒刺背
一具巨型的割草機
軋軋開至，命運
時間隱形的主人
總是在最適當時刻
現身收割，巧妙地
瓦解了突發演變
就地連根拔起

分批，或者集體
遞押或放逐

與我同齡的同儕戰友
早已相繼告老遁世
我屈節於身後蕭條
接受獻議，深諳
諭令的禁忌
警惕每一個黯然的過渡
站著
不動



玫瑰之所以玫瑰

像所有盛放的玫瑰
巨額投資也有
激情亢奮的衝刺

情節或因特權
可以酌情潤飾
政治氛圍走在前面
經濟，緊跟着登場
剝割

無強力的醒覺
作為脊椎的堅持
巨大的蛇體終告坍塌
因風寒而蜷縮
仍無法嚇阻貪婪
對滿嘴鑽石般雪亮的獠牙
前撲後繼的仰慕

我謹此記取
玫瑰之所以玫瑰
驚艷得令人遐思的序幕
其餘諸如重組
如何私營
如何霸級
之後如何重蹈覆轍
乃意料中事

一
首
止
癢
的
詩

曾誇下海口
每七年
給妳寫一首
詩，止癢

要妳堅信
我服膺重諾
一個男子漢本色
陽剛
且忠於婚姻

很多個七年
像無數次篡改
無法兌現的期票
我該如何填寫拖欠
累積的利率
補倉支付的數目
一筆捉襟見肘的狼狽

不得不感謝
頻頻眷顧我的
財務狀況
拮据經年
我的癢始終無從發作
間接把妳推向
生活缺堤邊緣而無暇
兼顧、追拷、逼問
我猥瑣遁形
的下落

話

題

我慣於人群前沉默
不發一言
深信，人與人之間
築起一道隱私的屏障
距離是必要的

我也說過：一個人
步入壯年，依然滿紙風花雪月
那不是浪漫
那是仍不安於室的鼓噪

我常說，我常說
我常對妳說
只對妳說
怕話題隔了夜變質
怕黎明前匿在唇角的
竊鼠，舐走了餘興

我只想把嘮叨
轉述成繾綣，把夢囈
釀成雙人床上
共遊的
風流韻事

一
起
去
流
浪

為了收留一隻
浪跡天涯的癩狗
我被逼同時豢養
一批批嗜血、匍匐前來的死士

透過嗅覺解讀
狗體遍佈
血肉模糊誘發的異味
強烈體會生命之可為
或否，或偶一為之而啟動
全身的任何動機

作為卑微但囂張的蚤類
俱足一格的韌性，任你
掐之以指甲，搥之以
鐵器，或灌之
以鳩液；任你咬牙切齒
仍無損於牠們、安身立命
處之泰然
活出鮮明豁達的自己

一隻閱歷豐富的癩狗
無視饑渴恣意淫辱
視富貴如浮雲
在牠窮途末路，最潦倒之際
仍不棄不離
以牠疲弱的體質，潰爛
遍體未癒合
的癰疽，飼養如此絡繹於途的門客
體內依然暢流
永不言悔的鬥志

一般街頭喋血
猥褻的男歡女愛
等閒視之

念我平日耽迷物慾苦海
投鼠忌器，趑趄不前
有所必要向猥瑣的蚤類
學習如何共處一室
等待時機成熟
我將追隨這隻癩狗
與狗體上頻頻叫陣的蚤類
舐舔着鼻尖濡濕的嚮往
一起去天涯
流浪



我同意

對某些蓄意
拉長、扭曲事實
藉以持久保溫的
正義來說

是的，我同意

每座堵住、隔離的民房矮牆內
匿埋著大量形跡可疑的殘垣破瓦與容器物
注滿了陰森，煽惑
蓄勢待發的
肢體暴力

進入深夜
從隱約的嗆鼻，打嗝
聲中散發著一股邪惡的蠱詛
像匿附在狗體上
血腥的虱類，無處不在
的氣油味

每張沓雜而至
從詞彙流亡的沙礫堆中
跨回來的冷漠與茫然
都可能是明日
街頭，一杖狂熱
嗜血的撲火飛蛾

這是反恐時代

對某些蓄意
鞭撻，壓榨，扭曲
極盡能事，維持高度警惕
藉辭粉飾正義
預設的角度
來說

是的，我同意

尋_{ㄒㄩㄣˇ}
求_{ㄑㄩㄟ}
調_{ㄊㄠˊ}
職_{ㄓㄧˊ}
的_{ㄉㄜˊ}
理_{ㄌㄧˇ}
由_{ㄩˊ}

臉朝大門
這種形同覬覦的朝夕相對
長期對門檻，或者我
都是挺不自在
的擺設

彷彿預設了
對峙的氤氳
固定了與風景的對話
書寫的格局
閱讀的瀏覽
詩的氣度

更不可能朝令夕改
因為我，把大門
窗框一併推移向外
在行使的權責上
導至我有更充裕的推搪空間
製造衝突

或者不然
拱手把我推出於外
背向門檻
放下身教，兩相不看
或者棄我於荒郊
恣意曝曬
無礙天地萬物
日常作息

諸如這般對調轉換
彼此有了默許的契機
各自屬意的位置
無需日夕尷尬相對
暗生槎桠

蟹_{ㄒㄩㄟˋ}
與_{ㄩˇ}
蠍_{ㄒㄩㄟˋ}
之_ㄓ
間_{ㄐㄩㄢˊ}

你在看我的詩嗎？
你在讀我的詩嗎？
你都懂了嗎？

我常從你窗口經過
有時是我
抖擻的肩膀，無意撞及
你朝外解讀的窗頁
有時是我刻意
慫恿戲謔的風
拍打你誤讀而緊栓的
窗扉

我真的不介意
最終被你調侃成
一隻狼狽、落單的
寄生蟹，流竄於諸多隱喻
怪石磷峒之間
面對狺狺大海

略帶攻擊性質
排練

我倒喜歡，獨個兒
像一隻戰意鼓鼓的
毒蠍，鉤起紅燈籠般
虛掩的意象，蠶尾
高豎
臻至稱心快意，適身
但不致於
不勝寒的高度

光^{ㄍㄨㄤ}

源^{ㄩㄢ}

兼
致
詩
人
李
壽
章

他在城中寫作
經年偃僂匍匐的姿態
終於感動了桌案旁
與窗檻同齡、耆宿的燈柱
在他幾近岩化
汗漬蠕蟲的
背脊上
煽活了光影

擅於城中
游擊或設障，檢舉可疑的
我們
憑着心頭一絲微溫
信念，沿戶搜索
追溯
光源匿附所在

我們坐在傾斜的防浪堤上
回首解讀當年
壯觀
仰仗磅礴聲勢而夜夜
笙歌、傲睨的建築物
如今淪至競相走避
的窘態

我們彷彿坐在洶湧的孤島
邊緣
面對形勢的圍剿

我們看見名利與酒色
穿梭於枯竭的肉體
叫囂揚長；我們看見
萎靡的骨骼
披一身華麗的衣飾
與靈魂劃地為界
我們看見唬嚇，狹隘

趁虛而入，狎玩橫樑上
寒噤而蜷縮
的扁額
最後，我們看見
有微弱的光圈
冉冉升起
自一支瘦瘦挺直
的筆尖

我們讀着
他以筆尖
攢燧
火苗
的
堅持
替代所有觀望的窗檻與燈柱
成為城中聚散
唯一仰瞻的地標

草_{たふ}

徑_{ひん}

請體諒我之所以
追鋏不捨地腳踩在那
無數次踩過
日漸沉陷的草徑上
我深切感受
我對生活的沉耽以及
身心與體積負荷所承受
的重量
與力量

我一生對城市森林的抗拒
始於懼高與暴食症
我知道深築的牆壁內
每一道
暗藏著無數窒息的圍剿
縱橫如網狀的鋼筋
掩覆不為人知的幕後
最終，我將葬身
被吞噬、消音、滅跡
像許多無名漸行漸遠的
巨樹，無聲逝去

千萬
千萬別
在我有生之年
預早抹淨我腳踩的汗漬
每一滴都是
醮著生活慾望
不捨的依戀

決^{ヒツ}
定^カ
留^カ
下^カ

該不該啟開這道困擾多時的
的夢境，我正醞釀下一趟
遠行，最終決定
留下

我知道這隱秘門門
解咒術語匿埋之所在
（或者這之前，秘密
早已不是秘密）；像大多數
沉默，我止步或者跟進
無非只是在乎如何
維繫彼此隙罅之間的距離
讓夢與理想
共擁一片藍天，停止飄泊

隔着無常的陰翳
我一直無法窺透，這夢境
在紋風不動的門檻背後
詮譯一道橫擺的門栓
的隱喻，所謂煙霧密佈
看似封鎖森嚴，或者早已虛設

放棄再次遠行計劃
我，決定留下
鼓起巨大的勇氣
為未來，栽種一個夢想
取代之前無法臆測的後果
以擗捨
積極以待

遁カク
匿カクレ
的カ
理カ
由カ

為了彌補
快意一時而鑄成悔疚
我被逼履行
他者折衷的建議

但局勢陰鷲不定
土質局限於本身意志薄弱
一味耽溺過往
對草木花樹的虛張聲勢
甘於被擺佈於股掌間
耳根酥軟
經不起陰晴無常的撩撥
回潮百般濡溼的舐舔
扶起無力
任我如何曉之以鋼骨水泥
的大義，重於泰山的承諾
修堤築防，仍無法澆醒他
爛醉如泥
的偏執

挾兩臂險峻的陡坡
滂沱的雨勢
萬鈞力道的風雷
以危言聳聽的崩塌、鬆綁、瀉落
鼓動遍野哀鴻的輿論
聲討、鞭撻
無非極欲窺探我能耐之底線
索求賠額
為日後鋪路

我別無選擇
惟有投奔怒海
高舉發展的巨纛，尋找政治庇護
的場域，虛與委蛇
以失婚或改嫁
作為遁匿的理由

療力玄

傷尸尤

我甚麼都不想做的時候
我靜靜療傷
俯首慰問，安撫匍匐前來
猶未愈合的憂患
每一道疤痕

泡浸在整座療程與時間
空曠的瀑布池內
聽鳥聲啁啾
才深深體會
荒涼，這最原始蕭瑟的顏色
的確
孤寂的心境
反令人飽滿意識，沉潛而自在
教居慣規劃的城市人
如我者，不敢冒然，對廣袤的土地
樹林
動輒許下承諾

我甚麼都不想做的時候
我靜靜療傷
時而翻撩鬆土，俯首鑽研
在樹根與根鬚間
靜觀治水的蚯蚓
如何鑿引千頭萬緒，蜂湧而來的水道
排列，呵成一首首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詩行
不著痕跡
回饋大自然包容萬物
不分彼此的胸襟

想想，這才真教我氣餒
同樣都是在這片土地寫詩的
更何況我、自詡為生活鬥士
由始至終
無法說服自己
放下身段
從基層反哺開始

人 日 亻

工 ㄍ ㄥ 一

彩 采 彡

虹 工 彡

政客，有時不妨也是一流的魔術大師
任何辛辣嗆喉的字眼，語彙
繁縟沉悶的講稿
經過一輪咀嚼
滋養潤飾後
張口仰吐
卻是另一種景觀
暴風雨後，天際
展現一道出奇平和的
彩虹

不管我們深信不疑
抑或滿腹密圈
彷彿若有所得
復有所缺失
耿耿於懷或否
最終，我們還是得
從那道虛幻的彩虹下
仰空或者俯首
踱過

我對千瘡百孔的生活指數
塵囂紛擾的門戶欲振乏力
加劇跼蹐難行的美化工程
像巨大的夢魘，無限制擴張
徹底沮喪，癱瘓
我惟有祈請，紆尊降貴
的政客，不妨二合一
為冗長但緩慢的進度
提供某些怡情養眼的娛樂
那怕是諂媚低俗不堪的堆砌
或遙不可及的海市蜃樓
凡是可能化戾氣為祥和
入口即融的文化
一律捧場

隱_{ㄩㄣˇ}

痛_{ㄊㄨㄥˋ}

久未露臉的鄉親
都突然掉轉頭
興緻勃勃
想回溯自己前朝遺棄多年的軼事

好生納罕，問我
一個內部互輒的記憶組織
對某人一概以「不欲置評」
一言蔽之的推諉有何見解

我知道，一旦身世對際遇頗有微詞
對某些隱痛護短，大費周章掩飾
時間，跌跌撞撞
也跟着窘境
臉紅耳赤地回來了

此時此地

剛巧散會離席的一群
正好都是一時碩彥
永遠風度灑脫，篤定
怡然自得的神態
獨遺下那微溫的煙缸內
無人善後，似曾相識
猶仍孃然未熄的話題

不偏不倚，把記憶校回當年
從我們懂得珍惜體溫，相互取暖
惜福，重英雄那刻開始
時間借屍還魂
從迴光反照的煙蒂堆中
看見他們、亦步亦趨重蹈我們
開始隱痛的那截——

夢ム
中ナ
裸ヌ
行ユ

想必是白晝把每張豎立的弓弦
弩張得太繃緊了
需要在深夜
千方百計設法
從夢的隙罅
躡足潛跳出來
透氣

夢趁人之危
料我懼於形勢
不敢聲張造次，再而三
把我押解於境外
在陌生城市
備受游人視若無睹
形同苦役的
裸行

諸如這般恥辱，戲謔
遠超我想像中放浪形骸
藉以頂撞一般封閉，僵化的傳儀式
更甚於自瀆
自食其辱之解嘲手法

原來夢
比我狼狽
更不堪一擊

頑^{ㄨㄢˋ}

配合清晨
不徐不疾的節律
駛入一座多風多窗檻的廣場

岩^{ㄩㄢˊ}

彷彿巨大的場磁鐵
城內，陽光麋聚發佈
唯一收集祈願與言論的聆聽會

一定要比自己想像
堅強、敢於表達

臉朝廣場晨光的方向
肅立、五分鐘
讓溫煦的柔荑
風般梳理剃刀邊緣輾轉歸來
一夜風露的顛額
向祂匯報
我被突如其來的體制設障詰難
從旁呼籲的狂飆干預
讓位於後來的車速
於情於理不合
於心不甘

五分鐘後，我旋即回去
坐在防堤之上
除非蜂湧的後浪
掰開我食古不化的臂膀
或跨過我扼守
的堤岸，智取或巧奪
但憑本事，要我
無條件繳械，一口氣
恕難從命

向祂表達
殘垣斷壁、充滿挫折的頹勢
是必要的
避免課題淪陷
流竄於議程之外

寫^丁_世
詩^尸
與^山
守^尸_又
夜^一_世
的^力_世
癩^ウ_世
狗^ㄩ_又

一隻閱歷豐富的癩狗
對著一座空無的夜
突然騷動狂吠
其中原由
唯獨牠清楚

誰啣走線索
始終會原形畢露
像饑不擇食的狼隻
無意躡進羊棚
且勿論牠將如何突圍、噬走
心目中的獵物；騷動
異於一般亢奮的狐味
行將形跡敗露
驚動四際埋伏、巡邏
的嗅覺，展開
一場在所難免的追逐

我寫詩，亟其需要
與文字特有的敏銳性
保持靈光一觸
驚心動魄的交會
尤其在深夜
面對一座巨大空無
捉襟見肘的窘境
被閃爍不定的語境戲謔
扭曲成團呼呼喊痛
幾近癱瘓、潰不成軍之際

一隻癩皮的老狗
適時出現
牠有意無意的狂吠
正好劃破淤滯的時空
讓我抬眸
回神
照見來時路



輯三



我繼續享用頻率不受干擾
的作業，確保窗明几淨
畫面
晶瑩剔透

<拭窗>

面試的那天上

始自葉尖梢末晶瑩滑落
繼而靦腆試步、匍匐漸進
朝晨光初湧之隙罅
輕騎繞過沿途障翳
持續未竟的行程
伺機展示一己力挽狂瀾
周而復始

深呼吸
反復複習一顆金色朝露作息
方式
日復一日

多希望有人
陪我
同座在一排眾多焦慮等待
年輕的石階上
見證
閱歷的沙石
匿附於身體力行
夾道相互呼應的汗漬與體味
經歷攪拌機滌盪
日以夜繼
凸顯的凝聚力
比一紙堆砌的學術詞彙
品牌管制的權威
無所不及的擗搯
更見得風雨

一排眾多焦慮等待
年輕的石階上
多希望有人
陪我見證
面試的那天早上

清ク
理カ
現ト
場チ

確定搬演的橋段
比預期更難掌握
我迅速越過
雙程往返的路堤中央
踩盡油門，更迭離合器
充滿變數的牙檔而轉速
一聲不吭

一意孤行
強權如你奉行圭臬的領導方式
封殺集體規劃空間
推翻所有出超的假設或可能
幾度瀕臨癱瘓
急轉彎邊緣
猛踩煞止器

狂野的焦躁隨著駕駛盤擺佈
捫心自問的手牽引
折轉回返逐漸冷卻
進入狀況後我留下
料理一具具支離破碎的意象
安撫遠非一般接位或者移植的
野竹叢、所能靈巧承受
天馬行空的想像體積
反彈折射
以人肉招架
冒然碰撞而狼藉的你

而我總是
不可理喻拂怒而去
最終礙於情勢而受掣
墮入你預設的帷幄之中
肩履契約
積極清理現場殘垣敗壁
一個充滿挫折感
不合時宜
獨善其身的理想主義者

紮^虫_丫

長年穿梭
一座愈澆愈高的鋼骨森林
教條僵化
教人無法移走任何忌憚的儀式

鐵^去_世

一片陰霾密佈
網狀，無從翻新
桎梏般的體制下築立
禁忌的圍牆下聆聽諭示
空有抱負，不容僭越
須順序排列
謹言慎行

摸透一支復一支
或橫或偃
或豎或站
兼顧上情下達的旨意
我才有機會
三省吾身，當初舉家攜眷
分批湧進的原意
滌盪積弱多年依然
鏽蝕斑駁的體質

如何愛
如何被愛
如何說
如何詮釋四十年來的家國

於極盡缺乏土地、掣肘叢生的空間
如何猱昇自己的仰望
高於一般仰慕
積極攀附規格
培植想像愜意的觸鬚
建築物頂層紮根
催生意志飽滿的索牛花，一旦
連根拔起，斷絕向土地無盡的索取

以宏觀的敦煌押注
仰成一座四十年後
支支挺拔、永不言倦
笑看風雨的避雷針族



機^{ㄐㄨㄟ}

鋒^{ㄈㄥ}

兼
致
王
熙
平
兄

是另有隱喻，抑或無意
反諷時勢，反正都是言不及義
或牽強附會的胡謔
就像眼前一道長峽
風吹過
擾擾攘攘拍打堤岸的
細碎浪

隨手掩上門扉
順勢也把身後撲襲而來
塵囂粉末排拒於外
你凝神貫注
掉闔搦管
潑墨，即席揮灑而就：
「鷹擊長空」
之際，我無意瞥見
彷彿有一道翅尖衽斂的芒刺
自你按捺不住而虛掩的
臄膊腋下瞬霎
若有所期待

顯然，仍有某些放不下的壘塊
橫擺在心口，伺機待渡
就像窗明几淨外
滔滔不絕的細碎浪
在微醺的煦風吹送下
劃過長堤兩岸
相持不決的時空
轉戰場域
在堤岸不著痕跡的掩覆下
潛入暗潮洶湧的水底
較競角力

某^{ㄇˇ}
人^{ㄨㄣˊ}
與^{ㄩˇ}
他^{ㄊㄚˊ}
吟^{ㄩㄣˊ}
哦^ㄛ
的^{ㄉㄜˊ}
年^{ㄋㄨㄢˊ}
代^{ㄉㄞˋ}

兼致
王熙平兄

如果某人不辭而別
或藉意延擱行程，或吟哦細唱
迷途而忘返，純屬個人私事
我只記取當下
以茶代酒交臂言歡的剎那
不問背景殊途
不關乎年代

當風忸怩走過
沿途常有
走失遺下的石屑粉末

有人走得太匆忙
忘了攜帶隨身物證
有人去而折返
欲語還休
對議程或程序交迭
過於繁文縟節我持有異議
擷取話題或人物精彩的時空
或你有所徧私
過於尖銳
我心浮氣燥
行文駕馭
難掩浮現的修辭
彼此嘖煩的沙礫

目送你下車的剎那
我看見你
影子的投向
彷彿急於奔回寓所
而卻釋然於你的
蟠龍回首

寧作為相互碰肩撞肘
一累菱狀而發光的礦石
釋然於近距離的逼視或喙啄

毋須站在遠處
惶惶終日對著巍峨的
大山
極目擗捨、撩撥



拭^尸

窗^{彳 宀 尢}

在未充份掌握任何線索
置疑河床滯礙
濁水高漲至或可供
貪瞋縱恣
或從容匿遁之水位
導致事態、相關指責
尖銳浮現檯面之前
我、不宜置評

淺水擗捨最大的旨趣
莫過於靜雷處，太陽底下
親手捉捏、觸摸
抑仗巨肺沉潛
匿跡多時
一尾尾肥碩霸氣的泥鰍族
驚人的吞吐量
於茫茫人海

當人群不走向我
我繼續享用頻率不受干擾
的作業，確保窗明几淨
畫面
晶瑩剔透

等^{カ、}
待^{カ、}
批^{カ、}
示^{カ、}

強制檢驗靈魂忠貞
有效期限
我批其逆鱗，獨排眾議
不幸觸雷於灰色陰翳地帶
身心焦殛

像一具
洩了氣的皺皮囊
自行解體的細節
箝制在擬妥的形式
空架在白蟻日常往返的捷運
斷層如斷坎的橫樑上
饑寒交迫
受命謄寫悔改書

要我聞笛起舞
頸脊椎挺直
忠貞，一如黨性
屹立不搖的旗杆
無視狂風百般慫恿
不吭聲於大環境趨勢
長期忍辱負重
非不能為
是恕難苟同

常有朝令夕改
號令不明的頤指
像屯積龐大、被檢舉令破門而入
無法匿形的統制品久候
一張逾期、閃爍其詞
仍在更迭人事
擅改行程
互輒推諉的發貨單據
驗明正身

長長
堤堤
兩兩
岸岸

長年的細碎浪
在堤兩岸
習以為常地拍打著

偶而會有一些出岫的靨黷
無意洩露形蹤而投影的雲霓
越境躡至
與久違了的雨澤，促膝夜話
誤了時辰

或者有那一天
被巖嶢不知名的風撞見
有事無事上門
恣意翻搜熱門的話題下酒
一時掀起駭然的千重浪
語焉不詳的酗然
挾漫天壓境的陰翳
誤闖邊界
壁壘分明而高築的
禁忌

輕快的細碎浪
習以為常
在源遠流長的堤兩岸
爬梳著
弄潮兒足印遺下
簇簇、深淺不一的囁嚅

設アセ

立カ

窗イタ

檻カマ

非議他者擅弄徑口一致管道
擁護隱私權之同時
強勢詮釋各自流派精彩的行使空間
避免局部擦槍走火
我建議、設立權宜的箝制
有別於一般
家長式的一言堂

我監視他者之同時
我被監視

窗檻之所以設立
賦予檢舉
一概破空投擲進來的物件垃圾
伸訴
並提出反建議

我被監視之同時
我監視

無非要我警惕、固定視線
恰如其分的位置
以及鏤刻透明高度於一般慣例
鑑定的尺寸
我無意混淆視聽
鵲巢鳩佔

監視在被監視下如常進行
一切噪音行將止於智者
我循序跟進
無意包庇
踰越

內_{三八}

巷_{一九}

礙於歲月增長
針砭時勢的汗腺毛囊失守
行文嚼字的張力鬆弛
潤澤飽滿的機智日漸萎靡
不堪長日曝曬
近年來
我常藉閃爍的尿意避開
與強勢、扼守通衢要道
引經據典，借古
諷今的驕陽，正面
筆鋒交綏

躡入內巷
逡巡新近崛起
一夕之間暴長
違章擴建的建築物數目
騫覺，在灰色巖巉般模糊
重疊的蔭翳
有更多相互推諉的亂象
充斥難於辨識的流言穢語
有待厘清界限
像變了質的飽嗝
五味紛陳

偶爾我在這裡
清清喉嚨，調高音量
以過來長者的閱歷
劃時代的斷診，闡述
一股無聲風潮翻江湧至
血壓壓境之始末
重新認識醞釀多時的奇難雜症
壁壘分明的新知舊雨
利害得失環環相扣、伺機發難的積怨
導致寒暑交逼
腹背受敵之前因後果

更多時候，我
例行逡巡於自設的疆界
於四下無人
對準頗有微詞的暗角
撩起鬆垮的褲管
凝聚火力



挑_{去 ㄊㄧㄠˋ}

釁_{丁 ㄊㄧㄠˋ}

山
永遠巍巍然地
盤踞在、遠處
彷彿置身度外

從近處水光瀟斂
嚴禁垂釣的湖心
依然可見他軒昂
無處不在的倒映

一杖憤怒垣喋如我
凌空飛起
不起眼、僭越的小動作
一蹤一躍
就可以戳破他偽裝的氣度
肺腑中狹隘的容量

不信？待會兒
整座山拉響警報
四際狂風大作
遍佈草木，展開
沿戶地氈式搜索

那又能怎樣處置呢？
如果他不
御駕親征，趨近我
很快地
我就潛入水底
追隨魚沫、擴散的漣漪
銷聲匿跡

釋^尸

放^{口尤}

太久了，把自己禁錮在
體制無形的桎梏裡
直到一天，遇見
年輕崛起的饕餮
我才覺悟，所謂慾望
有必要自行辨識基因
或良性或惡性之分類
不是所有的腫瘤、或癌細胞
必當先除為快

我必須讓自己重新釋放
混雜在浪跡天涯的癩狗群內
偶爾翻身滾地
曝曬罽丸
與遍體搖旗吶喊的蟲類
靈肉不分，喋血街頭
誘發萎靡日久的
戰慄
惶惶然，向巍峨不動
集體奉臬的禁忌
叫陣

形而上
挑釁式莽撞的勃挺
矢將尋回那幢龐大的慾望
在有跡可尋的遺址上
加速提煉食髓知味
久違了的舌蕾
讓嗅覺輾轉場域
繼續搦向萎靡中魍魎魑魅
贖回濡濕的禁臠
愛撫中亢奮
急起直追的快感

窺^{くま}

覷^{くま}

肩膀緊挨肩膀
肅立於六十年代初期
某工廠的每一片耄齡
站崗的鋅片都知道
許多風聞而來的靦腆
年少，無比亢奮的獸
神往於識途老馬
蓄意的盛邀
躊躇徘徊，蹻捷於
詰難的荆棘叢的尖刺
與置廢的鐵蒺藜間
踮起充 綺思
的脚尖

每個換崗的黃昏
嗜睡睏盹的鋅片知道
於百密一疏的隙縫內
早已掛滿春色
一簇簇，一簇簇
倦鳥知返的褪卸
不設防
的鶯聲燕語
誘引著舞榭歌臺外
蕩漾不禁的 候
與窺覷的眼睛

直到東窗被逮押上
告發欄若干年後
被收編的鋅片皆已告老歸隱
我僥倖成了遺址上
唯一漏網的當時
曾被我株連而懷恨
一條無人再問津的後徑
仍銜着一枚菱狀
悔不當初的沙礫
狂扯著我少不更事的慚赧
不放

他^{去Y}

在^{尸旁}

狂^{万爻尤}

颯^{夕幺}

中^{出之}

心^{工心}

刻意與速度較勁
在限制的時限內
他鏤刻一首詩的高度

向境外深植防禦體制
雨季連綿發動

搶灘登陸之前
沆瀣一氣的文字沿途
恭候多時

他回身深入腹地
說服山中的精靈與雨霧
煽惑熱帶雨林巨獸爬蟲
成群結隊的奇觀意象
蔚成一股掠陣的屏障
配合游擊
資源巨幅的氤氳

他比我想像的時速快三步
搶先抵達狂颯中心
錚然詩就

一步，蓄勢養息
一步，睥睨形勢
一步積極扳平父輩
先天體質虛弱如我者
長期沉屨的大氣候下
或盲或忙於墾荒
滯泥於劣勢
的起步

耳_儿

費盡周章剔淨迴廊
頹牆四際，氳氳漫佈
斑駁的沮喪與痞積

鳴_口

於移交儀式前亮
燈，反復勘察
層次感盔甲鮮明的照射
意境或視覺，感受
果然寬暢了許多

早年確有零星，擅作遊擊
宿營窗門外
偶爾鼓噪，伺機潛越的蟬嘶
一批深不以為然，苟合
之魑魅魍魎

謀定後動
此刻，逮著後防遞更卸交
迎新送舊之空隙
風雲大作，揭竿而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猝擊
煽動燎原，蠢蠕的楚歌
聲應氣求的蟲唧
在驚魂未定
隱秘的廊壁內
螺旋式漸進、反反覆覆地杵擊

激起莫名千層駭浪無數
愈逼近核心，漩渦愈烈
愈覺整座基盤懸浮
幾近連根拔起
胸口被掏空
悶郁，人仰馬翻
嘔吐不止



輯四



繼續
沿途，無止無休牽絆

<記得回來>

趕ㄍㄨㄢˇ

路ㄌㄨˋ

，

回ㄏㄨㄟˊ

家ㄐㄧㄚˊ

依時，把自己
擲扔在日復一日往返
不勝負荷的覆轍內

永遠置身處地設想，永遠
俗務纏身；行將過去
又躊躇不決

建議廢除繁文縟節程序
形同放下牽腸掛肚，交出坦蕩
扶疏持續凹陷的政績
貌合神離的兩岸
為日後暢行無阻
賞心悅事的橋塊奠基

為一幅清談、卻無從達致協議
的遠景。保留態度
我，當下之所以
不介入，止於觀望
的苦衷

那怕車流量高峰期
不由自主地繞道
違章，拐入禁區
肆意開伐、解窘的支歧
引發無止盡的綺想

或有人衍文生義
純屬突發奇想
我只想，匆匆、趕路
回家

紓アヌ
緩アヌ
沮ヒロ
喪ムネ
的カサ
方ヒト
式ハ

伸展懶腰，黃昏
背脊貼靠在磚砌的圍牆
腳趾非份跨越
屋地前築起排水的
渠道外
與逆來順受的草木舐舔溫存
舉止曖昧

疲憊的酸痛，從背脊椎神經樞開始
繞過主幹山脈，直下南端城門
雙腿，一天行程往返
腳力的耗量與陰晴腐蝕的回潮
我都可以無暇兼顧
不屑與踉蹌的腳丫
不按程序，繞道
指控大腦本末倒置
一般見識的爭議

如我，一具雄赳氣昂
靈魂起居的建築物
泰山壓頂，獨撐風雨數十年不說
偶爾霉菌感染
沮喪，意志癱瘓，如腸胃打嗝
純屬一般、趁虛而入的風寒
無必要在運行骨節眼上
各有隱議

念及長期委屈求全
腳趾亦有他沮喪、難言的頹廢
合該撥款選購人各一雙
尺碼粗獷的鐵靴
另劈肥腴豐臀之綠原
慰勞，以錚鏘、衝鋒陷陣的渲洩
緊扣著一波一波踹踏
重檢蒼髯如戟的雄性
整頓綱紀

墜^{出心}

樓^{力又}

避免語境變質後
矯枉過正
加速與周遭辯證
引發更撲朔迷離的臆測
我只能長年
隱匿在你身影之後
保持沉默

曾經徑口一致擁抱
共識的信仰
尊重彼此的靈慾取向
一旦有人
陷入夢囈浮沙
必要、其中另一人
率先主動撒離
自這充 迷情叛道的城市
才有可能因此
保留一個完整的白晝
或者黑夜

你一旦趴著不動
蓄意化為一團模糊
扶起無力的麵筋
放棄獨排眾議的努力
疲於游走
文字密雨不透
綿裏藏針般飄忽的詰難

遠遠超乎我意料所及
畏縮於身後蜚短流長
電光石火間
以俯衝、迅雷不及
之姿，解讀自己一生的
魂飛魄散
我惟有行屍走肉
於無數閃爍的語彙
另行尋覓
匿附的符碼

走^{ㄉㄞˇ}
失^{ㄕㄨㄛˋ}
的^{ㄉㄜˊ}
詩^{ㄕㄨㄛˋ}
與^{ㄩˇ}
詩^{ㄕㄨㄛˋ}
人^{ㄇㄨㄣˊ}

每一叢顧影自憐的
狗尾草
頻頻撥弄
蹙音孃孃的餘燼
追問風：
上、或上上一趟遠颯的行程

三十年前
寫過的每一首詩
曾在待渡的河口苦候
年輕，擊水而來的撐櫓聲
最後都成了涉水的瘖啞
竄逸的漪漣

誰還記得呢？
絢爛的晚霞
在記憶中
跌坐成折翼而焚火的紙鳶

一片天際飄落的枯葉
躺在微溫尚存的空谷裡聆聽
見證夕陽剛走
時間來過
風，帶走一些
大部份吟哦
自己走失

一一

直^出

致前丹州中華獨立中學陳傳弼校長

我知道您一直
在我踉蹌的背影
撥雲見日

我知道您一直
帚集散落在報章副刊
角隅的落葉，閱讀我
跫音的
遠近

我一直恣意揮歲月
以文字放浪的鍼芒
螫痛
每一季途中，迎面
與我撞碰的風，好讓您
循聲而至

您恆是一束
穿梭我午夜夢迴，靈魂深處
不棄不離的召喚，引導
探勘的光穗；心頭一抹
無聲掩至的驚蟄
春雷

我不得不快高茁壯
高至彼此回望，毋需
驚動山林，或撩撥，或擗搯
您砌築園藝之防風林外
松濤期許的高度
回報您
卸下肩膀後一直
仍無私地帚集
每一絡
我恣意揮霍的歲月
在我踉蹌的背影
用心良苦
扶護
堆肥
灌溉

把剩餘的交還給時間

把剩餘的時間交還給時間
我坐下來
竊聽影子如何、躲在暗處
箭剝他人背後
事不關己的哀樂身世

不能全然歸咎於影子
我，亦經常如此踰越遊戲規則
無意放縱而促成
的罪魁禍首

如果說壓抑使然
來自我、對影子索需過多
移走光柱的束縛
不見得驢子就享有他脫韁
的喜悅

如果說之前的失落感來自
多年我自行其是的役使
不棄不離的羈繩
影子自有他紓緩或排遣
之管道，時間無需為此置喙
硬要吹皺一池春水

把剩餘的時間交還給時間
臨行一併把燈火捻熄
我躡入黑暗
竊聽影子如何箭剝
他人牽強附會、揣摩與生俱來
的窺慾
極盡能事

記_レ
得_{カセ}
回_ル
來_カ

臨行
把記憶喚至跟前
囑咐再三
小心藏妥神色
勿洩露個中原委細節
鎖定回程
避免在歧見的岔口拖沓
延宕

不關乎獨行或
舉家攜眷
不關乎水岸或陸路
行程無從倖免
迂迴反覆必然，搖搖晃晃
嚼之無味必然、焚琴煮鶴地延伸
下去；「與其———」、「或者———」
「不然———」，繼續
沿途，無止無休牽絆

你只能撫著澆鑄未了的
壘塊，讓記憶壁壘分明地扶護
時間不遇
你仍要從容
回來
為下、下下一趟行程
準備

缺_{くせ}
席_{てい}
的_の
理_り
由_{よし}

建華邀我
共赴一場眾聲喧嘩的文學沙龍
天地突然聳動
無故掀起
莫名的雷殛
駭得原本因利乘便
匿附、麋聚禪衣中
虛妄的蝨蠅
山魃旱魃
竄躡
作鳥獸散

要游說自己走出
這葛藤交集
陰翳，不斷回潮的黑森林
攀跨內心奢望企及的另一座
風煦氣爽的高度，剖析、厘清、穿梭
籐蔓與樹木，百年來
糾纏紛擾之內憂外患，確實不易

更何況、一隻長期濕地躡行
畏縮，靦腆的水蛭
空賦予牠異於他人
肥腴沉穩的吸盤
蠢蠕獨步於蜉蝣天地
高舉巨燾的叫陣；一旦要牠擅自涉及
另類高層次跋涉
頻率不一的理論旱地，肯定人仰馬翻
如履臨兵燹禁界
魂銷魄散

或體諒水蛭有
牠踵決肘見的局限
涉世未深
不必強人所難

籃カマ
球クマ
場カマ
內カマ

偌大空無的露天球場內
時間正埋首進行滌刷
晾曬、拭淨一漉漉雨後
殊途同歸的焦躁

終於有人，踰入禁區
沉悶冗長的封鎖線
莽撞、一如當年我
躁鬱，誤打誤撞的少年
把胸前兜攬的一粒機緣
假不思索地
吆喝
球拋了過來

這恰如其分的動作
粗暴地向我挑釁
突如其來的擅權僭越
巧妙地破解了時間塵封的詛咒
電光石火間，身影躍起後剎那
緊盯著球流星的去勢
眼看射穿籃網之前
被橫空的氣笛雷轟
卡在鏡頭前幾近三十年
一記上下不得的尷尬，與爭議
從記憶的黑房
緩緩重現，釋放

眼看膠着之身影隨著時間破解
即將觸地
展開騰寫、刻不容緩之當下
我，情急繞過痞塊的歲月
掰開從後、圍攏過來善意的
阻諫，前所未有地顛覆了
所有預設、沿襲經年
繁縟程序的作息

此時此刻，我只想
卯足一己之力
在有生之年，再次騰空躍起
把一生濫觴、殘餘或
滯運的自己
作一次過憤懣的總結
渲洩地
拋送出去



教_ウ育_ム，
另_カ一_ク種_シ可_ク能_ク

不是說已擁有
亮度普及的熔爐
高瞻的體制，鑄冶拾級而上
的七情六慾
在旗旌招搖互輒的空間
既往不究於道聽途說
之泱泱大度嗎？

今天，我刻意
或蹲或站，卸衣
裸露，迎合你閱人無數的雄性
吆喝的鞭影，無非心存僥倖
藉意委身妾隨
揣摩你、言不盡意
的乾咳
從而潛入你
陰翳重疊模糊
的底線

如果倒施逆行是教育另一種可能
請蹂躪我，反方向
從我煙視媚行
污蔑的言行身教
置疑這一刻開始
動機，前所未有地
急速倒退
回返時間舐舔的遺址
重溫童稚、朗朗學語的純度
夾着風聲雨聲讀書聲
祭出教育最初
的尊師重道
縈青繚白的原味

尋_{丁口}
找_虫
兒_儿
時_尸
的_力
樂_カ
園_口

果真能幸福地
從此擁有一個童憶
心嚮往之的樂園
嗎？

果真能如願地
搖呵搖
溯回兒歌
上流的外婆橋
嗎？

卸下此刻手中
疲於奔命的權杖
之同時等待廣場安排
行動資源回收的
大卡車，在驪歌曲折響起的轉角
緩緩駛至

從此豁免誠惶誠恐
面對歷史後浪
聲嘶力竭的反噬

倖免身心
疲奔於尋尋覓覓，反反覆覆
被後來居上的躁鬱症
在漆黑幽谷的進口
沿途窮追喊打

間接抵銷了時間
與人、同時不在栽贓現場
的指控

搖呵搖，搖到外婆橋
外婆對我
笑哈哈———

鐘<sup>出
之</sup>

樓<sup>カ
又</sup>

為慶典揚長餘興的獠牙
給空曠游蕩的草坪建築宏觀
的座標；讓歷史的錶光燈
聚焦在某特定
的高度；為變臉
的政治，我們澆鑄
一座量身定造
的典範

若干年後，我們回首
沿循著記憶傾斜
的攤口，繞過早期剝落的光環
曲庇著復辟意味的鐘擺
回顧一絡鬆綁、虛脫的禱詞
舟跡繞過滾燙的險灘
在冷河反覆勾芡，追溯
某人曾經在此
聲嘶力竭；某人
蟬曳別枝
不復舊曲新唱

面目模糊
惟他們當年登高一呼
的響徹
一直還在
一直還在

一如魅影幢幢的鐘濤
鑿穿記憶冷冷、昏聩
的樓脊之上
殛擊了我們姑息之同時
蜂螫般
幽了我們
渾渾噩噩之
一默

日_{ㄉㄧˋ}
子_{ㄗㄩˇ}
有_{ㄩˇ}
功_{ㄍㄨㄥ}

真的需要一把滌淨窳劣的刷子了
不然
剝蝕的歲月更有機可趁了

放下犁具
把逾期、無所適從的夢籽
一併回收風乾，明早
若遇見藉辭路過、行跡可疑
的鳥雀，不必過於惴惴不安
依時敞開窗牖，從善如流

非一定要與牠們一般
隨着虛妄的日暈而起舞
有智慧的不一定位居要津
獨排眾議不見得非
擇善固執不可
且由牠們逍遙自處

待我把沿着光之旋梯而下
蜉蝣的塵埃
擱置的扶手，剝蝕斑駁
的沮喪，一一拭淨
暗中監視，立場飄忽
瀆職的稻草人

放下犁具
以具體的沉默，斟酌苦衷
配合局勢，或無
負隅頑抗之必要，請勿驚動
尋常呼朋引類
穿牆入室
的鳥雀

早晚盥洗滌拭
勵志，日子有功

詠_只

歎_去

調_去

1

我們總是
三天兩頭探討著
近期，一些親朋戚友
無法坦然面對、不速之客
猝然叩門
不歡而散的話題

彷彿談論著遠方一位冷酷
素昧平生但仰慕已久
終究要見面、相互
擁抱的朋友

幾乎可以篤定
會有這麼一天
一步一步
向彼此挪近
擁抱

或者我們太輕狂了
預早給耳順定位
輕易把自己肺腑
和盤托出

或許我們太專注於
遠方無聲變化的大環境
而忽略暗處附近，其實
早已潛伏著，另類
病態的攫奪手
一天一天
朝著虛掩的門扉隙罅
躡至

2

為了堅決她對愛情
從一而終的忠貞，轉身
她把悲憤塗抹在她堅毅的臉上
退求其次
哀求這突如其來、嗜血的
攫奪者
高抬貴手

為了斷決今世避無可避
的孽緣，她毅然含辱割讓
她一生珍藏
從不外露的乳房
只求贖回殘垣敗壁
百般無辜的自己

如大慟的狂瀾
無法完整如一
的悲號
一頭栽倒在
一介懾息於凌辱
的缺堤上
怎不教她萬念俱灰
的魯男子惶惶終日
的肩膀

3

我只能悻悻然目送這意猶未盡
另類的豺狼，睥睨地拎走
他攫獲的戰利品；我
只能伸出、無縛雞之力
的雙手牢牢扶護妳、虛弱輕絮
的身子，一步一步
跨出失血的手術房的門檻
由始至終無助地
瞠目看妳、身心慘遭凌辱

愧疚得教我、難以相信
當年如何厚顏無耻，如何頂天立地
矢誓旦旦的一男子漢而今安在？
共同生活二十五年，除了
青蜓點水式的喧寒問暖，我
僅能以空無的雙手把妳牢牢地
扶住，無地自容地一步
一步跨出醫樓，一步一步
與妳天荒地老
地走下去

4

我小心掩上門窗，捻熄燈火
跌坐在黑暗無際
假象的荒野裡，想像此刻
死神比我更心力交瘁
他是聞聲而至、第一時間
事發現場驗訖的仵作
他忙碌四處安撫悲慟的靈魂
他從不與人照會
沒有人見過他真正的廬山
他總是被捕風射影
栽贓嫁禍
被藉意變臉抹黑
的無辜，像慵倦的時間一樣
誰都不曾與時間迎面擦肩
我們只是其中、漫長無盡的列車廂內
中途上車，另一座中途
下車的旅客，牽掀我們衣袂翻飛的
僅是鐵軌兩側
奔馳不止的掠影
如此而已。我們強烈感覺彼此存在
卻懨倦各自所屬的行業，位置
不能不善後如山的職物
想像有人的怠忽

以死要脅的猥瑣行為
我更樂於不設期限
無怨無悔地彼此
等待



寫_{丁巳}

信_{丁巳}

我喜歡坐下，在南端
朝北亮麗的窗口
快樂地 開紙與筆
沿着人物情景脈絡
斟酌心口酣飶的思念
用我的左手
一字一字
快樂地傾注滿滿
給，北方相濡以沫的故人
寫信，字跡歪歪倒倒
像酒闌人散後，扶起無力
的踉蹌，我喜歡
想像他們圍攏，窸窣
窸悉地按圖索驥般
繪形繪影逐個捉捏、漫漶
於文字中、撲鼻而來酣暢的飽嗝
醺然的宿醒

那是一撮
源自北方
樸拙的土石流，隨逢每年十二月
東北季候風蒞臨的季節
在退無可守的南方
觸景傷神地醞釀，發酵
嗆喉的愁緒
藉著肋臂兩側撒野的山洪
沿着巖壁滾滾瀉落
俯衝而來
泥漿般潮濕，泛濫
但溫暾的問候

我喜歡
在面北淳樸的窗口
坐下，傾注無盡的思念
給自己，慢慢
療傷

讀 カ、メ

辛金順有信，曰：kito anok kelate, gi
mano -mano pun dok ake hile tule.....

信 シ、ム

他常不忘給我捎信
鼓勵。他在臺灣嘉義縣教學與做學問
百忙之中，他
依然採納
我堅持沿襲伏案疾書
郵寄往來
耗時耗事，輾轉抵達
在朋友之間
千里之外，深信
依然能彼此感受，手握筆時
脈膊躍動那種的方式
甘之若飴地
以列廂蠕蟲的低速
從我背井離鄉後那一絡
後六十年代黑白畫面
躡進入彩色的七十，銜接
八、九十年代
我記憶中錯過
一疊厚重泛黃的軌跡
在手寫的信箋上
緩緩推動

他的信是一面巨大的教學板
他是我年青的長者
他常用他治學的謙虛晨曦地
拂洗我慵倦的背脊
拭亮我蒙塵的眼睛
他為了讓我重溫醇樸古拙的鄉音
他不憚其煩地推砌音律，俯拾
共同記憶臍帶，散落在歲月棧道
失修曠廢的音義與符碼
我迷途忘返多年而束之高閣
的土話，那是作為吉蘭丹子民

不論命運散落在那裡
那獨特撲鼻的腔噲
泥味濃得化不開的
的鄉音，樸拙的骨骼
將緊緊不分彼此擁抱

他牽引我的目光
聚焦在他文字背後
摺疊在魚尾紋裡
一絡早熟歲月
沉潛的焦慮
不忘地他一再催促
展開地緣性書寫
之必要————

我讀着他的來信，一遍一遍
我揣摩他內心澎湃的企圖，一字一字
斟酌他在文字中築起的隱喻與他
墨醮的一景一物，把市與埠
鄉村與城鎮之間的點與線清晰連接
勾勒成呵氣回暖的
街巷，膠卷成童年我跨越
的門檻背後，一幀幀
母親倚盼的臉譜；我讀着
他不棄不離、但醍醐灌頂
的文字
以洶湧的重金屬熱浪
挾持一座南中國海的呼喚
每年
十二月份厚重的雨季
狠狠拍打在我、與他漸行漸遠
的灘岸上
對鄉土，依然以骨骼
錚鏘的矢誓與執着
且讓我深信
他在紅塵三千丈外

終會踏浪歸來的
一介讀書人

為了向他看齊
做一個快樂、自足
努力不懈的吉蘭丹人，我
攤開紙與
筆，把記憶栽種
把足跡根植
澆鑄成日後我回眸
一棵永不凋謝
的大樹



父_{ㄉㄨˋ}
親_{ㄑㄩㄢ}
的_{ㄉㄜˊ}
拐_{ㄍㄨㄞˇ}
杖_{ㄓㄨㄤˋ}

我看着父親長大
看他出門，沿途搜羅百家爭鳴
的道聽途說，回來與家人
分享；最後一次出門
臨行前卻與自己嘔氣
矢誓
不再回來

父親一生毛躁、剛烈
不得志；但他手持拄杖時的神彩
尤其晚近幾年，彷彿一介顧盼自雄的
遺老

隨着年歲增長，知識增廣
我夸父
不悔地披上父親飽滿憂患的背影
襲承他雲遊未了
的遺志

每次出門，總是瞥見
父親遺留
的柱杖，蹙縮在父親起居住行
陰暗的角落，像一道詭弔、調侃
折射的眸光，朝我
上下打量，神情
充滿了再出祁山的期待

想，父親最後一次出遠門
忘了隨身攜帶拐杖
日子
一定過得很瑟縮

防_{ㄉㄨㄥˋ}
浪_{ㄌㄤˋ}
堤_{ㄉㄧˊ}

非得小心翼翼剝淨自己的舌苔
在骨骼無聲流失
的非常時期
避免音義滑出言外

〔潛意識宣染某種憂患
防患於未然還是必要的〕

獨身周旋於聲嘶力竭的大海
屢屢犯境的波濤
喧擾的浪花
並且，無視於月昇日落

但我、非嚴重自閉，偏執
一如簇簇遊弋於亂石間
躡蹻橫行的螭群
置身於浮沙地帶
仍大量吞吐、五音不全的
夢囈，耽溺自己

我只想擁有自己完整的
理念，把鯨孤的頭顱豎正
拭亮眼睛，怒目砸擊
波濤上年年涉水，伺機而動
的躁鬱

因此，勤於滌刷舌苔是必要的
確保腔圓字正，小心翼翼是
必要的

文_{ㄨㄣˊ}
字_{ㄗˋ}
迷_{ㄇㄧˊ}
宮_{ㄍㄨㄥ}

她走出守護經年的迷宮
這一天
比預期來得早快

卸下文字的束縛，她捻熄曲折的行宮
醱釀的燈火，走出幢幢詛咒於飛蛾
蠱附的光環，還原清新的談吐
靦腆的笑容

還好，彼此都還有剩餘的時間
讓自己沐濡在
充斥草藥氣味的氳氳中
浸浴，蹬翻人為的城牆
緩緩把自己
從宥恕的迷宮中
釋放

有一天，或許她會回心轉意
她該輕易掌控一切啟開
的靈感，憑她敏銳的觸覺
在巨大的彙庫
井然有序的百子櫃
某個屬意的洞窟
密室的匙孔內，辨識
隱秘散發着彼此
熟悉的體味，繾綣的符碼

誰負誰
尚言辭過早
她未曾見我如此神情淡定
我又豈能忍心斥責她
見異思遷

面_{口 𠃑}

對_{夕 𠃑}

坦然面對，一支鎮壓部隊
跋山涉水
驢馱着動輒得咎的數據
延宕、沓踏
不可預設的行程

在每個天黑之前，他們
依時偃旗息鼓，沐恩於
程序繁縟而得以
在遞次的隙罅好整以暇地
舐舔，享用每天、一小截咨文
私相授受的酥酪與配額
如循序漸進卻不宣於口的
耽溺，坐擁憧憬

一寸一寸，我們慎重其事地造勢
為節奏渙散的隊伍，再三
夾道恭候、迓迎行將蒞臨但
終究會
煙硝雲散的一支曙光
洗塵

療傷的風景，
流浪的樹，
與文字同行

小論黃遠雄詩中的創傷／流放／文字結構

張光達

近年來四字輩、五字輩詩人中還有在寫詩的，而且能夠在質量兩方面皆維持在一定的水準，有兩個詩人在國內兩大報文藝版的表現，特別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一個不可忽略的名字是沙河，另外一個是比沙河稍小一點年紀的黃遠雄。

這兩個詩人寫詩的時間甚長，沙河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的馬華現代詩裡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不容置疑，作品至今還沒有結集，殊為可惜。他在80年代曾停筆一段時間，過後於90年代重拾詩筆，發表了不少詩作，成績可觀。至於黃遠雄，幸或不幸，開始寫詩的時候是70年代中後期，接近現代主義詩呈現飽和後繼無力的關鍵時刻，也是馬華詩壇開始醞釀「寫實兼寫意」的前期，因此黃遠雄的詩一開始就避開了現代主義詩所慣常帶有的晦澀語言與稠密意象，比較接近寫實觀物及現實關懷的語言系統，他對人性世情的敏銳思考與現實關懷的致力拓展，使他的詩有別於馬華現實主義詩常犯上的膚淺僵化的語言意識。換句話說，黃遠雄的詩最能體現評論家陳慧樺在80年代末所提出的「寫實兼寫意」的語言氛圍。相比之下，黃的詩卻沒有沙河在形式和意象上的多變風格，當沙河在世紀末的馬華文壇還寫出如此精心設計的〈沙灘〉（1998）和後設推理的〈推理小說〉（1999），黃遠雄卻以不變應萬

變、一貫沉穩的寫下〈要去流浪的樹〉、〈與文字同行〉、〈回憶錄〉與〈風水〉等詩。

黃遠雄的詩集《致時間書》（1996），最能夠見出他從70年代左手人到90年代初黃遠雄的整體風格，這部詩集中的大部分詩作都選擇生活現實的題材入詩，以社會關懷為中心，其中的〈樓上樓下〉、〈河的感覺〉、〈動地吟〉、〈背水的感覺〉諸詩都與80年代中後期的馬來西亞政治社會動盪有很大的關聯，這些詩寫詩人面對國家社會民族種種困境的感慨萬千，對政治高壓的時代反思批判，採取抒情詩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來直抒胸臆，基本上這些詩可歸劃入傳承得所提倡的「政治抒情詩」，但黃詩的語言比較是沉潛內蘊的，顯然並不完全相同於傳承得那外顯的濃厚抒情色彩和激越的悲憤語調。如果於詩題材或作者的關懷視野來看，這個時期的詩可歸入80年代後期政治風暴茅草行動期間詩壇湧現的「感時憂國詩」，其中傳承得、游川兩人類似的作品最多，其他人如黃遠雄、小曼、方昂、辛金順、艾文、陳強華雖不像他們那樣集中火力書寫，但個別詩人零散的詩作累積起來卻也可觀，形成那個時期馬華文學的一項特色。

黃遠雄的感時憂國，如同其他在80年代經歷過政治動盪非常時期的詩人，直接對政治國家抒寫心境感受，對國家土地民族之間的千絲萬縷關係省思辯證，愛國/國家意識和概念也頻頻被詩人提出召喚或質疑。詩人的本土社會意識與現實觀物自覺陷入一種拉鋸矛盾的心理狀態，一方面他可能採取「批判現實主義」的寫實語言來宣洩心中的不滿（陳強華：每句不滿都是愛），另一

方面他可能轉向擁抱中國性而疏離本地意識（林幸謙：我看見經典回到故宮尋找國語）。黃錦樹對此馬華文學/文化的中國性符號無限的自我複製、文化創傷儀式的重複降臨現象，有著極為深刻的觀察體認。

被景物震撼到失聲痛哭的樹

從馬華文學來看，無論是70年代的天狼星詩社所提倡的中國性——現代主義，或是80年代末的感時憂國詩，兩者的語言表現或許不盡相同，但文本結構中的創傷儀式和精神上的漂流心態：流放/自我流放/自我治療。從溫任平的「流放是一種傷」，到林幸謙的「中國崇拜」、「史記的春秋深入骨髓」，兩者可謂一脈相承，或一種遺緒，如符咒般的不斷降臨，於精神上的自傷流放來看，兩者的同質性恐怕多於差異。這裡也順便駁斥楊宗翰在〈從神州人到馬華人〉裡說我任意把天狼星的中國性現代主義和林幸謙任意等同的說法，剛好相反，雖然他們表面看來如此不同，以兩種不同的語言敘事模式來表達對中國的崇拜，但是兩者的內在心理或精神心靈上的流放卻是殊途同歸。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黃遠雄詩作中常出現的「創傷的意象組合」：流浪的樹、療傷的風景、傷痕歲月的文字。他在〈要去流浪的樹〉一詩中採用第三人稱，其實是以樹自況：「他開始嚷著/要去流浪/離開成長的盆地/離開孕育他無數慾望飽滿的/溫床/他回首/擁有的每一具輝煌/都是躺著/排列的/骨髓」，與一般落地生根的樹不同的是，這是一棵會走動的樹，這棵樹想要去流浪，甚至所有的樹被當前的景物震撼到失聲痛哭。在〈樹總是〉一詩中敘述者與樹的關係成為互補互助：「樹總是/簡簡單單地/以單薄的枝臂與葉網/棚建一座蔭涼/供我/療傷的風景」，樹成為敘述者療傷的地方風景，意味著敘述者的流浪是一種在國土內流放的心靈狀態，一種精神上自我流放的移民心態，一個托寓（allegory）的具體指涉，源頭來自上面提到的感時憂國和文化結構，意即黃錦樹所說的意識形態的不妥協，造成詩人天生處於流亡的狀態（diaspora in born）。

另外收錄在《赤道形聲》中的兩首詩〈與文字同行〉、〈風水〉，也可放在這個架構來閱讀，詩的語言沉穩閒適時有睿智，觀物態度恬淡而近自然，有一種中年心境的坦若平原開豁無阻的音質味道，但究其實這個傷痕歲月的文字語境，卻隱隱指向詩人在精神心靈上的「詞的流亡」（樹的流浪和與文字同行的一體兩面）和重複治療創傷（療傷的風景）的無盡探究：「漸行漸遠，我想起了『湮沒』/極目望去，我想起了『荒原』/這些文字都與時間無關/但它們曾經走過風景/走過時間，走過我/相遇相知而後/成了日夜/成了我們」，從要去流浪的樹到與文字同行，一種欲解除流放的符咒而又隨時壓抑回返的歷史向度的膠著兩難，或人文心境與現實語境的漸行漸遠？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4年6月8日刊登

創作年表

輯一

- | | | |
|----------|---------------|-------------|
| 紙鳶 |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 1998年11月15日 |
| 風水 | 《蕉風》第488期 | 1999年2月 |
| 文字同行 | 《蕉風》第488期 | 1999年2月 |
| 夢說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1999年2月5日 |
| 樹總是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1999年2月5日 |
| 新山火車站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1999年8月17日 |
| 繼續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1999年8月17日 |
| 前半生回憶錄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2004年6月8日 |
| 要去流浪的樹 |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 1999年11月28日 |
| 星光背後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2003年3月1日 |
| 進城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2003年3月1日 |
| 蜂螫 | 《中外文學》第29卷第4期 | 2000年9月 |
| 廿世紀末風暴 | 《中外文學》第29卷第4期 | 2000年9月 |
| 讀夜或者夜讀 | 《中外文學》第29卷第4期 | 2000年9月 |
| 星空下的塵埃 |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 2000年11月26日 |
| 跳蚤市場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2001年1月13日 |
| 等待一棵無花果樹 |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 2001年3月25日 |
| 交易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2001年4月7日 |
| 從街頭撿回的話題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2001年7月14日 |
| 我和我的影子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2001年7月14日 |

輯二

- | | | |
|----|-------------|-------------|
| 窘境 |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 2001年8月5日 |
| 替代 |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 2001年8月5日 |
| 晨跑 |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 2001年11月27日 |

真正的無花果樹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1年12月1日
天窗說話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1年12月8日
慵倦天窗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1年3月30日
等待修路隊伍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2年4月16日
鼠跡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2年6月8日
老樹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2年9月28日
玫瑰之所以玫瑰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2002年7月7日
一首止癢的詩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2002年8月11日
話題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2002年8月11日
一起去流浪	《五月詩刊》第35期	2002年10月
我同意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3年5月10日
尋求調職的理由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2年12月14日
蟹與蠍之間	《蕉風》第489期	2002年12日
光源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2002年12月29日
草徑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2003年7月27日
決定留下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3年9月27日
遁匿的理由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2003年10月26日
療傷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3年11月25日
人工彩虹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3年12月6日
隱痛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3年10月28日
夢中裸行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2003年11月16日
頑岩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3年1月3日
寫詩與守夜的老癩狗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4年1月17日

輯三

面試的那天早上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2004年3月13日
---------	-------------	------------

清理現場
紮鐵
機鋒
某人與他吟哦的年代
拭窗
等待批示
長堤兩岸
設立窗檻
內巷
挑釁
釋放
窺覷
他在狂飆中心
耳鳴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3月16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4月10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4年4月4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4年4月4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6月5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6月5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6月8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6月8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6月8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6月12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6月12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6月15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6月8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5年4月12日

輯四

趕路，回家
紆緩沮喪的方式
墜樓
走失的詩與詩人
一直
把時間交還給時間
記得回來
缺席的理由
籃球場內
教育，另一種可能
尋找兒時樂園
鐘樓
日子有功
詠嘆調
寫信
讀信
父親的拐杖
防浪堤
文字迷宮
面對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12月7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4年12月24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5年3月15日
《東方日報·東方文藝》2005年1月18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5年5月15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5年8月20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6年1月24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5年10月16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6年6月4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6年6月4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6年6月4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6年6月4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6年6月4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6年6月4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6年6月4日
《星洲日報·文藝春秋》2006年6月4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6年10月10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6年10月14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7年5月15日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7年5月15日







黃遠雄最好的詩無不在敘事中透露胸中壘塊。

——李有成（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長）

“詩人寫詩就像在開拓秘密通道，讀者只要找到入口，就可以通向詩人的心靈。遠雄的詩尤其有這種感覺，無論是一棵樹或一片天空，它所賦予的象徵意義，讓人十分震撼。”

——沙河（北馬著名詩人）

黃遠雄四十年來燈下文字耿耿苦思，鋌而不捨地行吟都市叢林間，不求聞達于媒體，只求經營「意境，排列成一首首」的詩，在報紙副刊或文學小刊物尋求「巴掌大的寄棲」，已成為以華文書寫的華裔馬來西亞詩人繼續寫下去的典範光源。

——張錦忠（臺灣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遠雄明瞭詩不是自傳，也不是「陪酒女郎」式的告白；他的高明處在於把個人的際遇轉化為可塑的素材，從而勾勒出我們在此時此地的「共業」。

——沙禽（南馬著名詩人）



ISBN 978-983-2453-19-2



9 789832 453192

定價：RM 20